



0 91786

結水滸全傳卷之一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

錢塘 范辛來金門甫

仁和 邵祖恩循伯甫

仁和 徐佩珂午橋甫

古歙 項盛增旭東甫

龍光冷園氏校訂

佛恩蓉庵氏繪像

這一部書名喚作蕩寇志看官你道這書為何而作緣施耐庵先生水滸傳並不以朱江為忠義筆提華歙之峯片言扼要眾位只須看他一路

蕩寇志 卷之一

筆意無一字不描寫宋江的好惡深知耐庵者其所以稱他忠義者正為口裏

忠義心裏強盜愈形出大奸大惡也深聖歎先生批得明明

白白忠於何在義於何在振法雷鳴法鼓總而言之既是忠義必不做強

盜既是強盜必不算忠義十八字語可敬鐵乃有羅貫中者忽撰出一部

後水滸來竟說得宋江是真忠真義從此天下後世做强盜的無

不看了宋江的樣心裏強盜口裏忠義殺人放火也叫忠義打家

劫舍也叫忠義筆陣如長風掃官你想這喚做甚麼說話鳴鼓而攻之真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貽害

無窮是極此等書若容他存留人間成何事體是極莫道小說閒書不

關緊要須知越是小說閒書越發播傳得快茶坊酒肆燈前月下



人人喜說箇箇愛聽。所憂他這部書既已刊刻行世在下亦不能

禁止他。一片因想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話。撤清

有破張叔夜擒拏正法一句話。提清如今他既妄造偽言抹煞真

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被他偽言。真是妙法使天下後世深明盜

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炎炎大言振聾發聵真況夢中既受

囑於真靈燈下更難已於筆墨。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真靈

手必鋪張一番。看官須知這部書乃是結耐庵之前水滸傳與後

筆墨累墜矣。用筆如本意已明請看正傳。篇首先作一篇雄

水滸絕無交涉也。分水犀力敵

萬人

第七十一回

蕩寇志

卷之一

猛都監興師勦寇

宋天子訓武觀兵

話說梁山泊上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當夜做了一場凶夢。直接

更不另起。夢見長人猫康手執一張弓把一百單八個好漢都在

草地盡數處決不留一個。八字一部驚出一身大汗醒轉來微微

閃開眼只見天下太平四個青字。前傳結句用作心頭兀自把不

住的跳想道明明清清是真却怎麼是夢。凶夢初醒確有此語。

乃仲華要作披衣坐起看桌子上那盞殘燈半明不滅。此非盧俊義疑夢之言

此書之言也。作此傳起便去剔亮了燈再看那四壁靜悄悄地只聽得方纔那

片哭聲還在耳邊真個不遠。卻是盧俊義大疑道怕他真有此事

奇怪

那個跳下牀來走到房門邊細聽偏寫是細聽越聽越近越不錯只在

房門外天井裏卻是哭得好不悲傷極盧俊義大怒道著鬼麼我

此刻還怕他是夢確有此語便去牀上拔了腰刀右手提著左手去拔

了門門拽開房門大踏步趕出天井裏看時能令讀者眼光一齊

只見滿庭露氣殘月在天寫夜色亦好那片哭聲兀自在青草裏卻是

真奇怪極盧俊義直趕到外邊一看吓原來是青草堆裏許多秋蟲

在那里唧唧嘈嘈的亂鳴亂叫妙哉將前傳七十回無數驚天動地之事

草地裏的蟲鳴豈惟此耶自無始以來至於無終以後無數英雄

豪傑庸碌凡夫功名也富貴也憂喜得失也智愚賢不肖也歸根

結稍莫不皆然悲夫尙細盧俊義看了一轉走進房來把房門仍就

關上把腰刀插好了帶寫想將起來

蕩寇志

卷之一

好不悽惶歎口氣道再不道我盧俊義今年三十三歲卻在這里

做強盜此夢覺之言也孟子所謂平旦之氣與人相近幾希者也

非好作腐語蓋其理實是如此願天下人夢醒時一思之克復歸仁豈有異術哉夢雖是假若只管如此

下去這般景象難保不來是招安不知在何日忽然想到招安其詞若望其來而其

意以為不足重輕也妙筆可恨那班貪官污吏閃到我這般地位官污吏不自

悔禍又迷了入去也今日如果做得成亦未嘗不妙大迷大迷矣枯終不悽

云迷復凶也看他起手敷衍便借天罡星意中數聽那譙樓更

語已將一百八人罪案定實筆力之大何物如之

次已是四鼓一點又想了一回只得上牀去睡翻來覆去那里睡

得著寫得好聽著更鼓漸漸五點正要睡去忽聽外面人聲熱鬧盧

俊義聽了半歇愈加驚疑正要起身去看房門外一派脚步聲已

趕到房門前。亂敲亂叫道。盧頭領快起來。卻又何也盧俊義喫了

一驚。跳下牀來。忙問甚事。外面兩三個人應道。頭領快來不好了。

怪哉真是出奇無窮盧俊義大驚。一面開門。一面問道。甚麼事不好。那四個

外護頭目道。忠義堂上四字先出火起了。正燒著哩。奇哉妙哉作者劈

寫務要寫到忠義堂火起。豈非深惡而痛疾之。盧俊義聽說是

火起。倒反放了心。寫盡方纔魂喪魄奪隨那幾個頭目。趕到忠義堂前。只見

蒸天價的通紅。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已被大火捲去。連旗竿

都燒了。奇情異筆。暢極快極。本是燒忠義堂。卻先寫燒旗竿。異樣筆墨。什麼娘的替天行道先燒了他再說。宋江

同許多頭領。立在火光裏。督押火兵。軍漢各執救火器具。亂閃閃

的撲救。那火那里一時救得滅。看他無一句脫火字只見嘩剝爆響。黑煙紅

蕩寇志 卷之一

焠。火片火鴉。翻翻滾滾的。只顧往天上捲去。寫火勢便盡也。畫西

風又大。烈焰障天。殘月曙星。都無顏色。偏有此間筆墨。北那些水龍水箭

橫空亂射。好似與他澆油。滿地下的水。淋得像河裏一般。那火總

不肯熄。只見公孫勝打散頭髮。仗劍噴水。驅那力士。天丁就攝泊

裏的水來。潑。雖有幾處烏雲。肯攏來。三字妙隱。然如有力。士天丁在空中効力。怎當得

火勢甚盛。反把烏雲衝散。奇文。寫五雷天心正法。不見十落下

來的。沒得幾點。全不濟事。公孫勝只顧踏罡步斗。誦咒催逼。直到

天色大明。火勢已衰。那烏雲方得蓋緊。大雨滂沱。潑滅了餘火。寫

雷天心正法。縱然靈驗。亦無及。及至太陽出來。忠義堂已變了一

片瓦。藥白地。此句之妙。妙不可言。精神直將全部貫串。坡公詩曰。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有以夫。有以夫。

太陽出來四字不知作者如何算出吾爲之註曰太陽者若象也太陽出來者人君勵精求治首出當陽也太陽出來而忠義堂不變爲一片瓦礫

白地者未之有也那兩邊的房屋也不免延燒了幾處眾軍漢把一切器具及各頭領的箱籠什物仍搬歸原處細宋江到後面廳

上坐落妙忠義堂爲強盜聽政之處已沒得坐了大怒何叫把忠義堂上本夜值宿的

兩個頭目三十個軍漢一齊拏交鐵面孔目裴宣嚴訊因何失火

立等回報駭然宋江不親自審訊寫其尊貴山前山後各處頭領已自得知火起

不敢擅離職守寫其號都差人來稟安尊少刻裴宣親來稟覆嚴

訊兩個頭目都供稱四鼓時候看見一個人身子甚長手執著一

張弓走上忠義堂來將前傳之夢再核實一句妙眾人喝問那人並不答應上

前去捉他卻不見了正駭異問不知怎的卻火起寫得閃爍可愛又研訊

蕩寇志 卷之一

眾人都這般說只有幾個睡着的說不知情此句補得好再無三十二個人都通夜眼

不合衆頭領都信深注盧俊義在旁邊聽得在旁邊心中大驚眾頭領也都駭然帶

煙秋煮飲食走了這火看他莫須有便入人卻將這荒唐話來支

吾竟照我們定的條律是何言歟日中尚有天子凡失火燒燬忠

義堂忠義堂上房及軍營內燒燬中軍帳房不及令旗令箭兵符

印信者若及令旗令箭等物其罪正不知何如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律斬立決說罷

便伸手去案上取那面刑人的白旗按下來擲去就叫裴宣典刑

然駭盧俊義忙上前止住道虛後哥哥容稟這事委實蹊蹺小弟四

鼓之時也得一夢清早說夢婆子氣夢見一個長人執弓到忠義

堂不說完好醒來便已火起正與頭目軍漢們的口供相符恐真有別

情盧俊義宋江笑道如險兄弟這班男女你救他則甚惡極竟說

明怪盧俊義買服我若賞罰不明何以令眾我字尊遂不聽盧俊

義的話寫宋江獨斷獨行催裴宣斬訖報來裴宣只得二字妙寫

所不無人敢分其權拾起那面旗來走出去只聽得轅門外砲響寫得須臾血淋

淋的三十二顆首級獻於階下殘裴宣繳令畢宋江吩咐將首級

去號令了對眾頭領道看他皆因我宋江一個人直是天子予做

下了罪孽好平日不忠不孝識得以致上天降這火災示警看他

直是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妄自儻我再不改還望眾弟兄語氣

救我純是聖君賢主之言一入宋江口便覺醜惡不堪寫宋江

便活是宋江揆之前傳不爽毫髮真妙筆也既要眾弟兄

巨救為何方纔不從盧俊義之諫眾頭領道兄長過謙吳用道於

寫宋江言行不相蒙不待移時頭領道之後特提吳用道見只有那日識天書的何道士借用

吳用一人不入其籠罩也妙筆山上時曾對小可說起他說深明堪輿相地之術宋江論天道吳

說這梁山本是廉貞火體是風水那忠義堂緊對山前南旺營門用講地理絕對

壁朱紅的又是甚麼祝融排衙是風水語甚麼妙活是門外漢傳進聲口今年七月

盡防有火災小可以為無稽之談不放在心補前傳未今日果應

其言不問宋江不修德之故矣何不再叫他來問一聲宋江道軍

師何不早講亦責吳用一句便差人賚帶銀兩去聘請何道士這

里山前山後眾頭領差來稟安問候的絡繹不絕寫得宋江也辭

了眾人去上房裏稟了太公的安妙筆火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

蕩寇志

卷之一

入辭了。敝人四字作者之於。不兩日何道士請到宋江請他進來。

宋江真是一筆不肯饒放也。見禮畢。賜坐。宋江問起忠義堂將要動工。卻如何起造。問得須如此。得文家緊字訣。每恨近來醫士診病。便將起先的藥方。病源寫個不了。星士批命。便將起先的流年歲運說個不了。皆不得緊字訣也。

何道士道。小道雖小道。必有前日在此。曾對吳軍師說起。

七月大火西流之時。忠義堂必有火災。前者是下只云。防有今日。一口咬定。必有活畫出風。

涼今日果應。自幸其將來造時不可正出午向。妙。正出午向人。

江何得須畧偏亥山巳向。兼壬丙三分大利。妙。四面都用厥軒露。

出天日。妙。比舊時低下三尺六寸。妙。門壁不可用紅。即使儀制如。

此也。須帶紫黑色。妙。不可全紅。忠義堂三字。舊用全紅金字。今須。

綠地黑字。妙。寫得忠義堂毫無色澤。如此起造。不但永無凶咎。而且包得山寨。

萬年興旺。是江湖術士語。後來三路。宋江大喜。喜其萬年興旺。也寫宋江無招。

安意無便。邀何道士同一千頭領。到那忠義堂屋基地上。那瓦礫。

已自打掃乾淨。何道士就在空地上安放羅經。打了向椿。另畫了。

四至八道的界限。都畢。宋江設筵款待。宋江問道。山下近來有。

甚新聞否。宋江白。道士道。别的沒有。只有近來一個童謠。不知恁。

解便說那童謠道。山東縱橫三十六天。上下來三十六兩邊三十。

六狼鬪。廝相撲。待到東京面聖君。卻是八月三十六。樂括全部有。匣劍帷燈之。

妙人。都解他不出。宋江笑道。東京面聖君。明明是應我們將來受。

招安之意。只解一句不通。卻又解不著。宋江只將招安二字籠。

籠。豈不吳道諱裏之言。其四個三十六。那三個正應我們現在。

思。吳道諱裏之言。其四個三十六。那三個正應我們現在。

思。吳道諱裏之言。其四個三十六。那三個正應我們現在。

思。吳道諱裏之言。其四個三十六。那三個正應我們現在。

思。吳道諱裏之言。其四個三十六。那三個正應我們現在。

思。吳道諱裏之言。其四個三十六。那三個正應我們現在。

卷之一

一百八人之數還有一個。想是未來的弟兄之數。一向宋江便邀

何道士入夥。必不可少。然又必須撇開。道士道：深蒙頭領雅愛，只是小道有個

老娘染患瘋癱之症，不能起床，受不得驚恐。道士猶知愛其母，宋江不及小道多矣。

先父歿了多年，兀自未曾入土。絕何好談風水人戒之哉。更加家

兄出仕在外，恐連累他。深恐與前傳公孫勝歸家此吾願天下人戒之。宋江道：既如此

說待令堂歸天之後。不在哉。江邀令兄同來聚義。何道士欣然應

了。何道士雖不入夥，亦非正腳色，不必真寫得十分孝悌。只如此

日耶。足矣。或日萬一後來入夥，奈何日要寫他人夥。今日豈入不得。宋江將金帛謝了道士，便叫道士一發擇個吉日興工。那

道士把左手五個指頭掐了一回。如畫。選就了一個黃道吉日。當日

宋江著人送道士下山，便叫青眼虎李雲採辦木料磚石等物。依

蕩陽寇志 卷之一

吉日動工起造，直至十二月方纔落成。一個忠義堂造如許之久。寫宋江糜費。依舊

金碧輝煌，煥然一新。仍豎起替天行道的杏黃旗。皆黎民之膏血也。強盜身上豈

真有金珠。忠義堂兩邊又造了兩座招賢堂。凡有已後入夥在一

百八人之外者，便都在招賢堂上。依先後入門排坐位。眾頭領連

日慶賀歡飲。那梁山泊一百八人，自依天星序位之後，日日與旺

欲抑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準備拒敵官軍。上幾句前傳有攻打各處府廳州縣的城池。此一句前傳有自那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序

位之後，至五年二月。忽然絕到天王年月。漸嘯聚到四十五六萬

人連次分投下山，打破了定陶縣，又渡過魏河，破了濮州，又攻破

了南旺營。嘉祥縣又渡過汶水，破了兗州府濟寧州，汶上縣。宋江

又自引兵破了東阿縣張秋鎮陽谷縣各處倉庫錢糧都打劫一

空搶擄子女頭口不計其數都搬回梁山泊極寫梁山毒威此其所謂替天行道也或

日宋江等未必肯如此金門答曰不錯梁山吳用又勸宋江二惡

一百八人數十萬兵馬都喝西北風過日子說孤山恐難久守擇平地州縣有形勢之處把據幾處不妨宋江

便教豹子頭林沖帶領赤髮鬼劉唐摸著天杜遷雲裏金剛宋萬

操刀鬼曹正帶八萬人馬鎮守濮州雙鞭呼延灼帶領天目將彭

玘百勝將韓滔聖水將軍單廷珪神火將軍魏定國活閻婆王定

六險道神郁保四帶九萬人馬鎮守嘉祥縣兼管南旺營其南旺

營便是單廷珪魏定國帶領王定六郁保四駐札已定天彪希入

字大開向著東京意欲各處的官軍那裏敵得他過依史直書

順著前傳反

蕩揚寇志 卷之一

撲天上三十六人四方的亡命強徒流水般的歸附梁山寫得梁

筆有推山之力山毒烟是可見看官數與你聽妙筆前都是沂州府管下青雲山江南冷

艷山直隸鹽山青州府管下清真山總提一筆後文陸續抽出絕妙章法那幾處的

強徒都倚仗著梁山作主大書年年進納供奉一大座梁山一百

他偏有本事再添出許多來好惡題目看入人尚不易收拾

他如何收拾幸虧題目惡做出好文字別處且不題單題那鹽

山上四個為頭的最利害一個叫做金毛犼施威本是個私商頭

腦因醉後強姦他嫂子他哥哥叫人拏他他索性把哥哥都做手

了逃來落草寫強盜無倫一個叫做毒火龍楊烈一個叫做截命

將軍鄧天保一個叫做鐵鎗王大壽四個都是狼軀虎背的好漢

擎山倒海的英雄極寫四賊以同心合意與姦嫂殺兄之人同統

視鄧辛二公心合意其罪亦同

著四五千嘍囉據著鹽山梁山泊的黨羽此一處最強。極寫以視下文那時正是政和五年二月下旬。蟠桃醮將近也梁山上宋江吳用正同眾頭

領商議大事。不知甚麼大事忽報上來說直隸鹽山有公文到差體己人

在此宋江喚入那人進來叩首畢遞上公文拆開看時上面說東京蔡京因大寨破了大名府。破別處蔡京獨不知耶寫小擋撥趙人有私無公如此應前傳順

頭兒。奇稱起二十萬大兵要來侵伐大寨。明是征討卻說侵伐順隆強盜語氣不得不然冬不便興兵今年春暖官家日日操演人馬。方入此篇題目不日就要起

兵宋江道我們早知道了。此句好不然梁山泊竟是在睡著矣正在此要差人去探聽備細。引入下文那來人又呈上一封信止寫著施威等於正月間攻

打南皮縣喫滄州東光兩個兵馬都監一個是鄧宗弼一個是辛

蕩揚寇志 卷之一

從忠。橫空飛出兩個英雄特特架在陳希真前頭筆氣恣橫引兵殺敗我兵即忙退回耐

那兩個都監引二千多官兵逼到鹽山我軍連戰不利乞大寨救

援。虛寫鄧辛二公宋江吳用都喫一驚。法宋江叫那來人且退。細同吳用

商量道施威等已歸附我們為我們的輔佐。題不能不去救他東

京又來怎好吳用道那怕東京二十萬來對付得他。只不知是何人為將施威受困如何不去救就差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帶

一千兵馬明日就動身東京之事差戴院長帶一個伴當去打探備細只見徐疑說道小弟在東京有個至交朋友姓范名天喜現

在蔡京府裏做旗牌小弟修一封信去勸他入夥戴院長就在他那裏好居住小霸王周通道說起范天喜我在東京時也認識他

非用其認識范天。我便同戴院長去。宋江大喜，便教徐凝快修起。

喜用其好色也。書來，吳用道不必請他上山，就教他在東京戴院長來往，好在他

家歇腳。這里財帛照股分與他，到了次日，朱仝雷橫點齊人馬，正

要起身，忽報鹽山又有緊急公文到來。應接不暇宋江取來，拆看，上寫

著鄧宗弼用埋伏計，施頭領遭擒，共傷了八百多人，求大寨速發

救兵。又虛寫宋江吳用都大驚。宋江便要親自去救吳用道：哥

哥豈可輕動，便傳令教再派霹靂火秦明，急先鋒索超二位頭領，

再加一千人馬，一同速去。聲勢李逵也要去，吳用道：東京兵馬便

來，正有用你處，止住了他。宋江假要去李逵真又叫戴宗周通亦

同往，如無大事，便往東京。主儻有緩急，速來通報。看他如此穿六

蕩寇志士

卷之一

位頭領一齊辭了宋江，帶領二千人馬，星夜飛奔鹽山，一路秋毫無

犯。亦學前傳四字深歎官兵之不能勤捕盜賊之橫行無忌也不日到了鹽山，鄧天保王大

壽下山來迎，六個頭領見那二人同嚶囉都掛著孝服，連忙驚問：

方知毒火籠楊烈，前日上陣中了辛從忠的飛標陣亡。仍虛寫一筆前寫

鄧將軍之智，此只奪得沒頭的屍首回來，秦明聽罷大怒道：寫秦

我們都不要上山，就去廝併他，倒要看怎樣一個鄧宗弼，辛從忠

索超也要去。寫索超朱仝勸道：孩兒們辛苦了，雷橫道：天包已晚，何

爭一夜，鄧王二人俱勸道：諸位鞍馬勞頓，且請少歇，都一齊上山。

鄧王二人吩咐殺牛宰馬，與眾人接風犒賞三軍，那楊烈的屍身

已用香木刻了頭顱，絕盛殮好了。然較之施威秦明動問鄧宗弼

倒盛殮好了。尚為幸矣

秦明動問鄧宗弼

辛從忠二人的形狀。鄧天保道：那兩個都是北京保定人。那鄧宗弼身長七尺五六寸，使兩口雌雄劍。看他竟用各長五尺餘。那辛

從忠使丈八蛇矛，身長八尺。王大壽道：那辛從忠一手好飛標，楊

二哥正被他傷。秦明索起聽了，恨不得天就亮，喫飽酒飯，氣忿忿

的都去睡了一早起來，眾好漢喫些飲食，只留戴周二人守寨。其

餘六籌好漢，點起了嘍囉，到官軍營前挑戰。鄧宗弼辛從忠正領

了人馬要來廝殺。緊恰好兩陣對圓，鄧辛二位英雄威風凜凜，立

馬陣前。先總提那鄧宗弼頭戴烏金盔，身穿鐵鎧，面如獬豸，雙目

有紫稜，開闔閃閃如雷。虎鬚倒豎，腕下掛著霜刃雌雄劍。座下慣

戰嘶風良馬。竟用鄧那辛從忠面如冠玉。一醜一劍眉虎口，赤銅

蕩蕩寇志 卷之一

盔鎖子甲，騎一匹五花馬，手挺丈八蛇矛，腰懸豹皮標囊。兩個英

雄立在陣上，分明是兩位天神。又總束一齊大叫道：殺不盡的草

寇，快出來！那邊秦明騰門氣破，不待布陣完，飛馬先出，大叫認得

霹靂火秦明麼？鄧宗弼大罵道：背君賊子，還在人間！秦明大怒，直

取鄧宗弼，宗弼舞劍敵住，索超亦拍馬上來夾攻。辛從忠出馬來

迎，兩邊陣上戰鼓齊鳴，喊聲大振。宋全雷橫，鄧天保，王大壽，一齊

都出，只見鄧宗弼劍光落落處，把秦明的馬頭砍落。人驚其異，樣樣

弼傳秦明掀下地來，幸虧朱全馬到救了回去。五個好漢攢那兩

個英雄，秦明飛跑回陣，換了馬重復出來。寫秦明亦正酣戰間，忽

然天色變了，風雷大起，驟雨雹子一齊下來，兩邊只得收了兵。好

寫六個強盜勝則官兵一邊損威若寫六個強盜還戰不迴兩陣軍官又無此情理不如一通雷雨趕散爲妙且雷雨二字又遙動全部精神真是一法二用

到曉來風雨甚大一連三日不止鄧宗弼與辛從忠商量道我兵糧草將完這雨看來一二日不能止器械都濕透他

那廝又來了幫手不如權且收兵好只圖現在鄧辛二人從忠是矣不必只管職下去也

道他來追怎好宗弼道我已安排下了都依計而行把施威的檻車釘堅固了

用木桶盛了楊烈的首級連夜冒雨退兵去了四日秦明等方哨探得是個空營

懸羊擊鼓虛插旌旗問你不要衆好漢要追趕探得已是去遠

衆好漢都望西痛哭而回打城池了秦明朱全道這廝必把施大哥解赴東京

這里去劫路又不便叫戴宗周通速去東京托范天喜萬一有門路救得亦未可定

呆戴周二人忙

蕩舟寇志 卷之一

作起神行法來冒雨而去秦明等二面申報梁山恐官兵再來又

住了幾日天已晴明施大哥已解到景州矣恰好梁山上來探問信息秦明

先發文書稟覆對鄧王二人道待回大寨與公明哥哥吳軍師商

量替二位頭領報讎卻回了索超朱雷等帶了本部兵馬快快而

回此番來是特地卻說鄧辛二將親自斷後將施威正身楊烈首

級直解到景州來一路偏要細寫天色晴正景州太守大喜一面詳報冀

州留守司一面加派得力將弁多添軍健一同解到冀州鄧辛二

將把本部人馬都安頓本營自己帶了隨身兵從將弁一路小心

解去細細冀州留守司聽說拏了施威斬了楊烈大喜章親出郊

外迎接鄧辛二人忙下馬施禮隨著留守司進城看的人無千無

萬細都說道害人強賊今番喫了這厨一身橫肉正好喂猪

狗施威在檻車內罵道待老子二十年後再來收拾你們且等二十年後

再看榮哉又看了鄧辛二人道這兩位將軍好了得榮哉留守司與

他們把了下馬杯簪了花細細寫鄧辛二將又把那活擒的二百

多人并首級五百餘顆即八百多人也都一發獻上留守司先把

施威收入死囚牢裏對鄧辛二將道二位將軍戰陣辛苦本司這

里先申奏朝廷從優保舉賊犯我自撥幹員解到東京去二位將

軍回營候旨二將謝了自回滄州東光去留守司傳令把那二百

多嘍囉分鄉各城門盡行斬首快并那五百餘顆首級都去號令

絕快把那施威取出來并那楊烈的首級俱派上等將校多帶官兵

漢書志 卷之一

西

解去東京一面又檄各路營汛防護那個敢來搶奪真是一面寫

了奏章少不得把自己也敘些功在裏面寫留守司不全那日

天子二字前傳正同樞密院兵部商議征討梁山的廟算接到冀

州留守司這道本章龍顏大悅也不交兵部議奏自提御筆降旨

陞授鄧宗弼為天津府總管辛從忠為武定府總管就著來京引

見部下將弁照例陞賞官兵有功者擢陞死傷者軫恤其餘都賞

錢糧三個月又賞二將白銀各一千兩玉帶各一圍榮冀州留守

司景州太守亦各加恩帶一又諭眾臣道武將擒斬盜賊本不為

十分奇異是朕特念方當大閱強兵之際此二將御深慰朕意不

能不破格鼓勵是非朕濫恩也特便傳旨將楊烈首級號令施

威交兵刑二部審訊了押去市曹凌遲處死。快絕。不料趙頭兒如此利害。那時

戴宗周通已早到了范天喜家。看他如此偷過真不費力。知道這事大家只叫

得苦那里去尋門路救他。快絕。再無石秀李達之人來劫法場。只得同范天喜商

量偷得些殘骨碎肉瘞埋了戴宗周通都催范天喜速去打聽幾

時與兵將帥是那幾個早早付回信弟等要回去了公明哥哥十

分盼望天喜道裏面機密得緊實無處打聽據蔡京的意思恨不

此刻便到梁山泊。害靖之辭。急不可緩。但不知官家的意思怎麼。借天喜口說出官家

權不下移秦秋之筆也。明日是蔡京伏天檢閱的日子我和二位打扮了混

進御教場探聽或者得他些口風明日御不是我的班期沒公事

纏障再借兩面腰牌與二位。楚出妙文來。次日一早范天喜叫戴周二

蕩劫寇志

卷之一

人一同公人打扮帶了腰牌出了神武門到御教場來將近教場

只見許多披甲頂盛的已是紛紛走動。看他連寫只見都從三人眼中落筆。到得教

場偏門首把門的見他們是做公的驗了腰牌都放了進去范天

喜低聲對二人道若是官家親來我們卻不能進來。特註此句妙天子至尊深

居九重豈容強盜窺視耶。三人到裏面看時只見那御教場十里正方周圍四

十里開方一百里團圍紅牆圍著。總寫教場一句。演武廳乃是九間大殿

朱門黃瓦。比忠義堂如何。面前華表石獸文石龍墀都有朱紅柵欄護著

第一層左首將臺上監著一枝冲霄拔地的黃漆旗竿上有一面

杏黃旗又一枝紅旗竿比那黃的短得一半上有一面紅旗大大

書著一個帥字都隨風蕩漾臺上許多軍官全裝盛甲立著看守

那架子上許多鮮明雜色令旗。又有樂器金鼓。臺下如意頂帳。篷

內端坐著掌旗鼓的兵部尚書。旁邊無數人伺候著。第二層中間寫射臺

一條黃土甬道。從龍墀起望過去。杳杳茫茫的。直接到照牆邊。第三層寫御道

照牆上好似彩畫著五雲捧日。望不清楚故也

得空闊遠大。好筆力。寫教場裏靜蕩蕩

四層寫。那時太陽離地。曉霧盡散。教場方畢

的存著那二十萬大軍。毫不挨擠。總寫兵馬一局。只見那些軍官兵丁。都

全裝著御不歸隊伍。真是妙筆。也有立的。也有走來走去的。也

有坐在草地上說話的。紛紛亂亂。妙筆。那些戰馬都背著鞍轡。散

放著地下啃青。真是妙筆。那些大纛旗幟。卻都歸隊伍。按方位齊整

整的。插在地下。兵馬游衍第一段。忽然說不歸隊伍。忽然說歸隊

蕩舟寇志

卷之一

真是捉他不定。又只見密密層層。成千成萬無數的帳房。一帶一帶的魚

鱗也似比著。壁壘莊嚴第二段。說不盡那旌旗耀日。劍戟如林。東一筆。范天

喜要引著二人到上面丹墀上去看。關防得緊。那里敢上去。妙止

好在那外邊各處探看。正看時。只見遠遠地照牆腳邊。一騎馬飛

上來。須臾到教場中心。教場之大戰馬之快。夾在一處寫。乃是知關門事的軍官。

妙筆。蓋照牆腳邊。杳杳茫茫。只望見一騎馬飛來。不能辨其何等脚色也。手執一面黃旗。而黃旗傳

諭道。車駕啟行。前站傳諭第三段。處嚴。那教場裏各路將弁。都雲收霧捲的

歸回本陣。排齊隊伍。對面立著。露出當中的一條御道。軍馬歸隊第四段

少刻照牆外。又來了一陣馬上官員。飛送上來。都是御前供奉。捧

日天武左右四廂親軍。轉到九間大殿後面去了。親軍供奉先到第五段。成殿

又等了許久。只見照牆邊濃煙衝起。撲通通的九個號砲響亮。先見

煙起後聞砲聲。鹵簿儀仗到來。教場裏靜悄悄的。誰敢做聲。御前

寫教場之遼遠。馴象一對一對的。從照牆兩邊分頭進來。象隊之後。都是神龍衛

兵馬。豹尾鎗排得麻林也似。羽林軍後盡是左右金鎗班。殿上撞

鐘伐鼓。這邊將臺上大吹大擂。鼓角齊鳴。兵部尙書率領部屬都

到甬道邊立著。伺候接駕。鹵簿儀仗寫到一半。忽夾入兵部尙書接駕。從中隔斷文氣如雲鎖山腰。

鎗後。面黃羅傘。蓋龍鳳旌旗。自有那些內官掌管當朝太師蔡京

全身朝服。騎著高頭大馬。做那車駕的前驅。一派仙樂嘹唳。提爐

內龍涎香裊。導引著九龍寶輦。那輦卻是空的。官家並不親到。輦

內一張金龍交椅上。蓋著龍鳳披罩。三十六個校尉擡著那輦。鹵簿

蕩寇志 卷之一

儀仗第六段。陪輦大臣乃是同平章事趙卅。忠領樞密院事樞密正使

童貫。奸經畧大將軍种師道。忠殿帥府掌兵太尉高俅。奸無意

御忠奸並寫隨筆所之。寫徽宗雖不辨賢愚。卻權撮出四人

不下移遠勝唐昭明熹徽宗何幸而遇仲華之筆也。輦後又有無

數隨扈的精兵。猛將按部隨班進教場來。七段。威嚴二十萬天

兵分兩邊齊齊的俯伏。蔡京到龍墀邊下馬。就那御道右邊與兵

部尙書對面跪下。趙卅童貫种師道高俅都按本位。夾御道跪下。

俯伏接駕。法駕直上正殿。轉身朝外大座。法駕至止龍墀下又飛

起九個號砲。鼓吹已罷。蔡京等眾大臣都上金階。依班舞蹈畢。分

列左右。蔡京代天宣旨發放。如此威嚴。尙非官家親到寫當駕官

高喝起去。二十萬天兵齊呼萬歲。震天震地的一聲一齊立起。鹵

簿儀仗分頭撤去。各營兵馬倒捲下去。各歸本營。那些帳房都變

了十八座大營。中間一座御營。霎時間二十萬眾收盡。營門都閉

教場裏不見一個兵馬。靜蕩蕩的。只有十九個大營寨。第九段。發放歸營

筆墨變換戴周二人都把舌頭伸出縮進。范天喜輕輕的道就要

真非兒戲。總束一筆。忽然按倒許多時。活寫出殿上不能只見

操大陣也。忽然又起奇情奇筆許多時。看見的無數事只見

那兵部尚書頂著陣圖冊本到龍墀上跪著進上。當駕官接了去。

殿上喝聲下去。兵部尚書便到將臺上伺候。須臾蔡京代天傳旨

喝。呼關操只見神師道高俅二人早已捧著那上用的令旗。令箭

齊到將臺上。來兵部尚書領了旨。就傳令開操。請旨開操將臺下

又一連三個號砲響。鼓角齊鳴。那兩旁十八座營門大開。中間馬

萬劫定志 卷之一

隊當先徐徐而出了界限。一聲鳴金。齊齊的收住。只見三通鼓

罷。將臺上黃旗招殿。馬軍隊站在第一層。紅旗招殿。大礮鳥鎗隊

站在第二層。藍旗招殿。弓弩隊站在第三層。黑旗招殿。刀牌隊站

在第四層。白旗招殿。長鎗隊站在第五層。二十萬兵馬共作五層

旌旗飄動。那陣的後面又有許多大纛。都是各營壓陣的大將。齊

對殿上立著。只等號令下來。嚴肅部伍只見那黃旗忽地分開。那

些馬軍隊潑刺刺分頭撤去。繞著抄到大陣後面去了。露出大礮

鳥鎗來。第二層變一聲號砲。紅旗往下一壓。陣後戰鼓催動。陣前

鎗礮齊發。那一片聲響好一似地裂山崩。紙上都發看官。忽說那

大礮鳥鎗一切火器。實是宋末元初始有。以前雖有硫黃焰硝卻

不省得製火藥格致鏡原稱呂望作大銃此語失據如果呂望所作春秋無數戰陣何不一見六韜內天潢飛機雲梯之類都說起何無一語及銃礮卽使六韜後人僞託總在呂望之後或又云范蠡作大礮亦非按礮係砲本字漢以前無此字范蠡不過以機運石後人目之曰礮乃是石礮非今之火礮也總之但看許洞虎鉗經可以知矣虎鉗經並不語及火藥銃礮許洞係南宋人南宋時尙無此物況北宋徽宗時乎今釋官筆墨遊戲只圖紙上熱鬧不妨捏造不比秀才對策定要認真卽如三國演義水滸前傳亦借此物渲染是書何必不然不要只管考據且歸正傳忽跳出書外立出一篇考據真是那官軍一陣鎗礮放畢大陣移到第二進又依號令再放

蕩揚志 卷之一

一陣鎗礮大陣移到第三進話休絮煩遞運移到第九進放了九

陣鎗礮九進排鎗到那第九進上接連寫下紅旗霍的往地下一

掃豎起來只見信砲飛起陣裏鼓角齊鳴鎗礮兵按著連環步位

遞放那連環鎗砲乒乒乓乓好似數萬雷霆霹靂一齊崩炸震得

那教場裏的地都有些動搖鳴金一聲一齊收住寂然無聲坐連環第四

段紅旗又是一掠那大礮不動連環鎗直捲上來第二層忽直打變做兩層

得煙塵障天黑煙內電焰亂射二十萬天兵都裹在濃煙裏面那

里還見一個人影紅旗一拂烏鎗都退走連環第五段只見藍旗豎起弓

弩手往濃煙裏擁出第三層忽變萬弩齊發那亂箭如飛蝗驟雨

一般弓弩操演第六段將臺下信砲連催黑白旗起長鎗隨刀牌一齊殺

出第四層第五層齊出陣法變黃旗又起馬軍分兩翼抄出陣前

對仗厮殺第一層忽鎗礮兵去那兩下埋伏齊震一聲馬軍都兩

邊分散第七段梅花攢戰將臺上磨動那面五色總旗一片鑼鳴吹打得

勝鼓樂大礮鳥鎗弓弩刀牌長鎗都收住了各歸部伍齊齊立起

八個方營十八營總大吹大擂按著次序緩緩歸營營門都閉了

御營裏中門大開裏面設立龍鳳儀仗黃鉞白旄聽得那笙簫管

籥奏動細樂仙音嘹唳悠悠揚揚的得勝奏凱第八忽然營門又

閉真破他御營內連珠礮響一聲吶喊海覆江翻入營兵馬隨著

旌旗飛出打旬營護住翻翻滾滾結成一個大方陣入營又總御

營裏一個號砲那些大礮鳥鎗刮刺刺的從東北往西南上流水

蕩寇志 卷之一

也似的趕過去那片聲音殷殷的往四面山裏捲了去真是寫

一個號砲仍從西南往東北趕過來如此三轉永清四海一齊吶

喊戰鼓齊鳴仍歸到起先接駕的所在隊伍齊齊整整的立著好

法好那御營并八個大寨都不見了寫得真是海市蜃樓教場中間又起一

面大紅猩猩旗上面寫著天下太平四個大金字將臺上下畫角

吹動一齊奏那四海昇平的樂只見旌旗翻翻春風蕩漾鞭敲金

鐙帥襯馬蹄總束一筆兵部尙書傳令操演龍虎雜陣雲梯技

擊號令方下照牆邊一馬飛來一個將官手執黃旗好筆叫道聖

旨下妙蓋上文寫官家不親臨雖極形容得九重尊嚴然細按之

思尺竟與委裘而朝相去無幾故特提出聖旨下以見天威不遠

也須臾幾個內相騎著馬頂個黃包袱進來眾大臣接上殿去

開讀聖旨云。後宮誕生皇子。著停操演三日。旨到。夫操的陣都免。嘖。截去好不不然。務要色色操演。又不可前詳後畧。筆墨支蔓無窮矣。著蔡京宣旨發放。嘖。公卿大

臣由三品以上。令赴龍符宮賜筵。嘖。各營將弁軍校。著樞密院會

同戶兵二部。候旨賞賚。嘖。羣臣謝恩畢。內相先回。蔡京等仍就陪輦。撲

駕回鑾。鹵簿儀仗排齊。种師道高球。繳旨畢。蔡京等仍就陪輦。撲

通通九個號砲。殿上鐘鳴鼓動。法駕啟行。殿前並那將臺軍中的

鼓樂一齊奏動。二十萬天兵。仍就俯伏送駕。御前供奉官員。齊隨

駕出照牆邊。號砲九聲。法駕出了教場。官兵齊呼萬歲。立起身來。

兵部尙書傳令發放。只聽得地動山搖的一聲。吶喊。將臺下三個

號砲。金鼓齊鳴。鼓樂喧天。奏動將軍得勝令。倒捲珠簾。星移斗轉

蕩揚寇志

卷之一

的收了陣勢。霎時散盡。兵部尙書大擺頭踏。鳴鑼喝道的也去了。

范天喜等趁開齊出了御教場。一齊收拾。戴宗周通都魂驚魄蕩。暗暗

的曬著舌頭道。果然利害。把我們山泊裏的操演。直比得沒了。如

果真來征討。這般軍威。如何敵得。一篇點睛處。卻說眾大臣齊赴龍符

宮恭賀天喜。天子賜筵已罷。對兵部尙書道。一切慶典。朕已委派

眾卿。惟官兵賞賚。卿去查核。調停務須都沾實惠。不可致有侵蝕。

上文兩層提動。此處必須兩層繳清。否則文氣偏枯矣。上半篇極寫宋江淫刑毒威。後半篇極寫天子深仁厚澤。極力相反。真是

妙筆。兵部尙書領旨。童貫奏道。官家誕生聖嗣。業已恩赦各犯。梁山

泊宋江。亦祈聖恩。緩征以養天和。何也。趨。天子道。非也。梁山泊

宋江屢次抗敵天兵。罪大惡極。律無從宥。使其稍有可恕。朕亦何

必爲此已甚。已照起赦陳希真朕已定於十六日躬行大閱二十八日告

廟誓師。四月初四日辰時出師。太師蔡京既屢請欲行。業已準其

所奏。今日便加蔡京輔國大將軍魯郡開國郡公贈節鉞。便宜行

事。寫得威潤。頗有歡者。曰徽宗此舉。惜用非其人。否則梁山泊

一鼓滅之矣。奚待張叔夜哉。金門曰。須放著仲華。不肯果爾。那

得一部好朕已令顯謨閣學士撰露布。頒發天下。蔡京舞蹈謝恩

書看耶高俅奏道。官家伐梁山。當出其不意。方可取勝。若先發露布。恐走

漏消息。喫那廝們防備。天子道非也。兩寫天子道非也。極形容得

象徽宗何幸而兩國相爭。不妨各尙詐力。今梁山不過草寇。朕命

將帥征討。正當使天下聞知。明正其罪。預示師期。何必行狙詐僥

倖之術。說得冠冕正大。非寫徽宗冠冕實作者。妄急種師道趙

打發戴宗周通回去。省得與陳希真纏不瀆也。

兀都道。聖諭至。正當日議。異退朝。卻說戴宗等三人看完了操演

走入城來。已是辰牌時分。各處又遊玩多時。挪出賜筵議征到得

太師府門首。正遇蔡京回來。頭踏執事。挨擠鬧熱。只好立了半歇

方得行動。回想蔡九知府前不數步。忽見轅門外邊一個大茶店

內有許多官人做公的。三三五五在那里喫茶。數內一人欠身叫

道。范旗牌安好。何不喫碗茶去。范天喜見了那人。便撇了戴周二

人。進茶店同那人坐下。說了好一歇話。戴周二人在外面立地。少

刻。范天喜辭了出來。與二人同行。到了靜僻之處。范天喜道。好也

得實信了。方纔那人是蔡京親隨人的伴當。卽所謂奴裏奴也。他

說得知十六日大閱。二十八日吾廟。四月初四日出師。蔡京拜帥

今晚可有露布

何必如此速只要
催戴周二人走耳

戴宗道如此說我們就好動身

原為

此句周通道大閱不知怎的儀注范天喜道便與方纔見的一般

教場操演一篇何異神龍戲海而點
睛卻在此處八字文法之奇如此

只是陪釐大臣都全裝披掛

再找一句畫家所
謂意到筆不到也

何爭這半日就明日一早動身罷

此句是答戴
宗制藝家所

謂遙

接也范天喜又對二人說道今日東城酸棗門外玉仙觀蟠桃大

醮十分熱鬧我們去看看也好二人甚喜三個重復出城轉灣抹

角來到玉仙觀未到山門已覺挨挨擠擠只見照牆邊有一座盤

山上面那些人物都有關振子曳動如活的一般范天喜道我們

且看了再進去

此一段不可少不然三
人何苦坐在山門外耶

周通道何不喫著茶看

三人就在山門外茶攤上坐下茶博士泡上三碗茶范天喜又去

蕩寇志

卷之一

三

買些熟食之類一同坐著看只見那些人來來往往也有騎馬的

也有坐轎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貧的富的流水也似的行動看

了一回周通道偌大一個東京卻不見一個好姑娘你看便有婦

人也都是七老八十再不然就是些七八歲的孩兒們若年紀中

等的都是醜惡不堪范天喜道近來一樣不好那些官宦子弟們

十分囉唆所以小戶人家畧好看的女兒們都不敢出來說不

了只見一個公子打扮的走過范天喜努一努嘴

如畫

對戴周二

人低聲道這就是高衙內高太尉的兒子當年害林教頭的就是他

二人定睛觀看那衙內頭戴一頂盤金紅青緞書生巾上面一塊

羊脂玉方版頂上老大一顆珠子三藍繡花飄帶穿一領大紅湖

縵海青。雪白的領兒。海青裏面露出西湖色的襯衫。腳下踏一雙烏緞方頭朝靴。衙內打扮從上往下看。手裏擎一柄湘妃竹摺疊扇。年紀約

莫不到三十歲。雖不十分俊俏。卻也扭捏出十二分的風流。後面跟著許多閒漢。帶著些樂器桿棒。前面有兩三個矮方巾陪著。只

見那衙內指指搗搗。口裏說話。一面擺呀擺的躡進山門去。范天喜指著衙內背後那一個大漢道。這是東京有名的教頭。好手腳。

是衙內的親隨。那厮也倚著衙內的勢。在外面無所不爲。沒人不讓。他周通道。怎得攖著這厮到手。把去雙木兄。倒是一分禮物。大家

都笑起來。范天喜道。輕些耳目。近又喫了一開茶。戴宗指著一處叫周通道。你說沒有好女婿。兀那不是兩個來了。飄然乘風來帝旁。眾

蕩舟志

卷之一

一

人舉目看時。只見一個女子。騎著一匹川馬。背後隨著一個使女。也騎著一匹黑驢子。面前一個馬保兒。招呼著那女子。打扮俊俏。

卻將青紗罩蒙著臉。妙筆昌黎云。將軍欲以巧伏人。盡馬彎弓。惜不發作文。當悟此訣。則不至一氣寫盡。看官原來北方風俗。因旱地多。婦女們往往騎頭口。不足爲奇。不似

南方人動動是船。是轎。但是年輕的。只將青紗罩面。便是迴避之意。閒話擱開。那女子到了廟前。跳下了頭口。隨後那個養娘也跳

下來。倒也有顏色。用西嶽廟畫壁法。將一個錦花包袱。放在茶攤空桌上。

眾人看那女子。繫一條湖色百摺羅裙。上面蓋著一件猩紅湖縐襖子。窄窄袖兒。露出雪藕也似的手腕。卻並不戴釧兒。肩上襯著

盤金打子菊花瓣雲肩。雖然蒙著臉。腦後卻露出那兩枝燕尾來。

真個是暹光漆殿的烏亮。女子打扮從下往上寫總之不敘其犯複也。那些來往的都

立定了腳。是一處人。那茶攤上的人都立將起來看。又是一處人。只見那個

養娘打開錦花包袱取出一個拜匣兒一柄象牙銷金摺疊扇一

件對襟桃紅花繡月色紫薇緞的罩衫兒。女子打扮偏又作兩段寫妙。那女子

接過衫兒披在身上自己去繫帶兒。那養娘替他除下青紗罩兒

來不除時萬事全休。一除去那一聲喝采。暴雷也似的轟動。只道

是織女擅離銀漢界。嫦娥逃出月宮來。那女子埋怨養娘道。你怎

的這般性急。只見縮著時興的麻姑髻包一頂珍珠點翠抹額耳

邊垂著明月瑤。我補頭面一段。那養娘遞過扇子又替他插上對鳳頭釵。

那女子拂步前行。吩咐養娘道。把頭口交保兒管了。包袱亦交與

蕙芳。志卷之一 五

他你同我進去。養娘應了。並紗罩亦交與馬保挾了。那拜匣約莫

是香燭祝文之類。約莫妙。跟隨進廟去了。有那些不學好的子弟們

一陣兒往山門裏亂夾。捧光星照命。眾人沒一個不稱贊道。好個絕色

女子。帶眾人一筆。周通渾身覺得有些麻酥。正要打聽。只見茶博士過

來沖茶說道。方纔那個進去的女娘。是我家的緊鄰。看他不能榮幸絕倒。他

姓陳。范天喜道。你家裏住在何處。茶博士道。在東大街牌那巷。我

自己的茶店在巷口。他就住在巷裏。然則不得為之緊鄰也。他的父親叫做陳

希真。起先做過本處的南營提轄。如今告休在家。只得這個女兒。

又沒兒子。我自小看他大的。不知抱過多少回。實是樂幸怪他不得誇口。今年

十九歲了。方纔他不看見我。不然他總叫我聲。此是收筆。范天喜道。哦

不錯不錯。莫不就是陳麗卿。又叫做女飛衛的。看他姓名如此跌出。茶博士

道著著著。如聞其聲。就是他范天喜搖著頭道。果然名不虛傳。他的老

兒爲何不同來。茶博士道。他老子一清早便到觀裏來聽講。此刻

想未完畢。忽聽一個座頭上叫水來。茶博士提著壺搶過去了。用茶

博士戴宗周通問道。怎麼叫做女飛衛。范天喜道。二位不知那陳

希真表字道子。十分好武藝。今年五十多歲。卻最好道。教修煉絕

意功名。近來把個提轄也都告退了。高俅倒十分要擡舉他。他只

推有病。隱居在家。這個女兒天生一副神力。有萬夫不當之勇。他

十二分喜歡。將生平的本事教得他同自己的一般。看官此句須

麗卿武藝便是那女子卻伶俐。又自己習得一手好弓箭。端的百

寫希真武藝也蕩寇志 卷之一 美

發百中。穿楊貫蝨。他老子稱他好比古時善射的飛衛。因此又叫

他是女飛衛。陳希真我素亦認識他。他自己日常如此說。所以曉

得周通和戴宗都駭然說道。這一個文弱女子。卻那里看得他出

別座。幾個喫茶的也聽得呆了。帶一筆不然玉仙觀前只得三個人矣三人又說了

好一回閒話。那周通屁股上好像有刺的一般。坐不住。好說道。何

不進廟去。二人也起身。二人也起身者周通先立起也會了茶鈔。拔步進廟。方纔

走進山門。只聽裏面發一聲大喊。那些人潮水般的湧出廟來。三

個人力大。不被人衝倒。只聽得說高衙內今番著打壞了。三人挨

進看時。只見那個女子。紮髮緊。便拈著一條桿棒。紡車兒也似的

捲出來。而旁打倒了許多人。那個敢去近他。戴宗等見他來得猛。

又不好去勸。又恐怕湊著。只得盤在朱天君爇閣上。此句妙極。敘事必須敘清。

賓主論女子與三人則女子主也。三人賓也。論三人與眾人則三人主也。眾人賓也。若將三人夾在眾人內。則女子打來。三人不動。

手則不顯。三人動手則又顯。不出女子若不夾在眾人內。則何由看見。驚地想到朱天君爇閣上。則三人自三人。眾人自眾人。矣。用筆如分。

水犀。看時那女子趕到山門邊。人多擁擠不開。那女子大叫眾位沒事。暫閃一步。我單尋高猷的兒子。此五字借大東京誰敢劈面呼麗卿。真是快人。眾

人那里讓得開。那女子焦躁。撇下桿棒。把那些人一把一個的提開去。好似丟草把兒一般。霎時分開一條去路。那高衙內剛從人

堆裏掙出山門口。見女子來。衙內所最好者見之反逃快極。叫聲阿也。沒命的跑

喫那女子三腳兩步追上。抓小雞一般拈來。放在地上。周通等三

人趕出來看時。俗筆幾忘之。只見那女子左手揪住高衙內的髮際。直

按下去。一隻腳去身上踏定。右手提起粉團字法也似的拳頭。夾頸

頸子杵下去。有幾個逃脫的閒漢。只遠遠的呼苦。那個敢上前勸

解。夾寫說時遲。那時快。那女子拳頭還未曾落去的時候。觀裏早

跑出一個道士來。把那女子攔腰抱住。一手奪住拳頭。喝道不要

無禮。這是高衙內。奇文誰耶若不虧這道士勸住。有分教。阿鼻獄中添

一色道餓鬼。佳人拳下斷送浪子殘生。不知那道士是誰。且看下

回分解。

范金門曰。一部大書正旨。尊王滅寇四字而已。故起首一篇

便盛寫天子軍威。邊將戰功。作通部冠冕。此巨刃摩天之筆

也。尤妙在幻出一段忠義堂火起文字。蓋亂臣賊子人之所

棄卽天之所棄也。然則梁山之滅，非特大將討之。天子討之，直是天子奉天以討之也。

鄧辛二將橫空飛出，此卽前傳少華山先出三地煞之法。其妙在先虛後實，結到天子酬庸，直把終篇喝起，筆力之大，如神龍吸水，無限斤兩。

讀教場大閱一篇，歎觀止矣。筆尖不過寸許長耳，放出四十里之御教場，無數鋪排，分作前九段，後九段，整整齊齊，毫不散亂。忽焉收拾一空，徐徐撤去，仍剩一御教場，丹青不足喻其工，屋樓不足喻其幻，皆心思也。大雉老師去，一沙能放大千界，一芥又納恒沙河，大成老師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

蕩寇志

卷之一

三

退藏於密，此之謂也。

陳麗卿打高衙內一段，原是過接文字，借作教場餘波，恰好。

結水滸全傳卷之二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錢塘

范辛來金門甫

全叅評

仁和

邵祖恩循伯甫

仁和

徐佩珂午橋甫

全叅閱

古歙

項盛增旭東甫

龍光治園氏校訂

男

佛恩蓉庵氏繪像

第七十二回

女飛衛發怒鏹奸

蕩山寇志

卷之二

花太歲癡情中計

卻說那陳麗卿正要下手結果高衙內。喫一道士拉住拳頭。打不

下去。麗卿回頭看時。認得是父親陳希真。便回言道。我怕不認識

高俅的逆種。倒是我無禮。氣極待我結果了他。為大家除害。姑娘口氣

極瀾大說罷。又要掙脫拳去。打希真那里肯放。叫道。我兒。你且饒他

起來。為父的與你做主。麗卿掙脫手道。此時此語極快。蓋希真說

便饒他。也取他一個表記。表記二一頭說一頭去。撕衙內的耳朵。

駭起我為衙內必。日祖耳朶不中撕。陳希真忙去挖他的手。已自撕出血來。衙內見喜

兀自不肯放。希真喝道。小賤人。我這等說你還不放麼。陳麗卿見

父親發怒。只得鬆手放了。有肩立在一邊。那高衙內兀自在地上

氣喘抖得起不來。好看的人圍了一個大羅圈。都說這位姑娘好

了得。爽寫只見養娘捧着衣服等物人叢裏挨進來。陳希真一面

取個兒把與女兒披了。細叙簪替他插了。細一面口裏埋怨道。燒

完了香。叫你就去。是不肯偏要隨喜。卻無故闖出這頭禍來。高太

尉我又認識的。不爭你萬一把衙內打壞。叫我怎生對他。便急遞

叔之智說於箭鎗信然。麗卿一頭解去汗巾。放下了裙子。穿好襖兒。一頭指

着高衙內罵道。不答父我把你這不生眼的賊畜生。真是你敢

來撩我。你不要臥着裝死。裝死你道倚着你老子的勢。要怎麼便

怎麼撞在我姑娘手裏。連你那高俅都剝作肉醬。句句不連屬的

口希真喝道。胡說。還打算回去。高衙內那里敢回言看的人。都

蕙幼冠志 卷之二

吐出舌頭來。半響縮不進去。馬保兒籠過馬。希真取青紗罩。仍與

他蒙了臉兒。寫得妮吩咐道。你先回去了。路上休再鬧事。麗卿道

爹爹法事完畢。為何不同回去。希真道。我就來。你先去。麗卿便上

馬去了。那養娘已把那衫兒依舊摺起。收拾好包袱。也上了驢子

去了。先收拾麗卿。陳希真回頭看高衙內時。已坐在地上。要爬起來。希

真上前扶起。前面麗卿收拾去時。衙內尚在地上。此文笑着唱喏

道。小女冒犯。都看老漢面上。恕罪。恕罪。衙內又氣又羞道。陳老希

我。呢也不曉得是你的女兒。倒得罪了。好只是令愛太沒道理。自

足下有。我不過遠遠地說了一句頑話。意以為便這等毒打你行

道理。前我須放不下來。希真陪着笑臉說道。諸事休題。一句掃老漢回

去訓飭小女訓飭者輕詞也衙內如何省得衙內處再行陪話太尉前遮蓋則個

只為此衙內道說他作甚打也打了那些跟隨的漸漸攏來此時方來

權怕可如○漸漸二字妙看那衙內右邊耳朶兀自流血都說怎

要知尚有不敢就來者了卻不道陳希真道還沒甚大傷又笑笑得道若老漢再遲一步

多管做出來尚欲如今還好說不了只見兩個人攙着那烏教頭

走出廟來打得鼻塌嘴歪原來被麗卿掃壞了孤拐骨行走不得

一步一顛的扶出來口裏叫道衙內與我作主尚叫得動衙內道

原來是陳老希的令愛姑娘怪道我們着他的手識荆那教頭拚

着眼好的對陳希真道太尉待得你好你叫女兒打衙內稟過太

尉慢慢和你講希真只是陪禮好道小人總要來陪罪舒氣衙內

勸道反勸便陳老希是我的至交喫些勝也說不得幾個矮方巾

見衙內不發作也來相勸奏趣眾閑漢也有打破頭的打腫手的

都說道我們同教頭受些傷且丟一邊衙內這耳朶卻怎好見太

尉掩蓋殺也是我們的干係總要衙內與我們做主強一句以便

小人之心如現衙內道我會說你們放心希真聽得這話心中暗喜道這

厮中俺計也便對那些人道眾位有受傷的老漢來醫治陪話這

裏不是說話處且到前面那座酒樓上去那教頭道似衙內這般

仁厚君子實在少有歸美衙內實眾閑漢道用得你說忙奪一步

一顛去了那些看的人都笑道皆愁太平這個老道士親生的女

兒被人調戲還去這般陪小心旁人專會范天喜亦笑道怎麼一

說太平話

個好漢學道。士學得連氣都沒了。暗合道家話頭對戴周二人說。我們再

進觀去。三人又一同進來。果然熱鬧。真個是燈彩耀眼。簫鼓喧天。

只見那西廊下有幾架執事頭踏。都喫打倒在一邊。那些道士廟

祝。在那里扶持收拾。又見那地下打落的許多樂器。桿棒零星之

類。滿地下亂踏。又聽得有幾個燒香的老婦人說道。不知是那家

的女娘。這般利害。許多男子。漢都喫他打得沒路走。又有幾個子

弟們道。高衙內今番也喫了苦。也字妙。可見衙內平日不會喫過苦。便是復得仇也。

喫盡了眼前虧。戴宗等三個都肚裏暗笑。看了多時。又去各處隨

喜了。二句收完。玉仙觀。范天喜邀他二人出來。也到那大酒樓上喫些酒

飯。到得酒樓上。那陳希真高衙內一班人已散去了。好一歇。好一歇妙。

蕩雲冠志 卷之二

見希真與衙內不十分暢喫。只聽那些人。還在那裏紛紛講說。戴宗等週回看

了一轉。只有那樓角邊有個空座頭。三人就去坐下。叫過賣。搬些

果品酒肉來。三個人喫着。戴宗說道。端的這女子了得。周通道。就

是一丈青武藝了得。龐兒俊俏。二句不連絡。寫周通好色可笑。卻沒得這般文雅。

戴宗四面看了一看。細低聲道。細小可意思。欲乘機說他入夥。何

如。范天喜稱是。三人又喫了一回酒。取飯喫罷。下來算完賬。周通

便道。東大街往那里走。性急范天喜道。你們都隨我來。三個人進城

一路。迤希真家來。卻說陳希真當時在酒樓上。安妥了高衙內這

一班人。一逕奔回家來。敲敲門。那個蒼頭來開了。陳希真走入堂

前。只見女兒笑嘻嘻的迎著道。爹爹回來了。希真也不答應。直走

進後軒麗卿隨在後面說道好寫麗卿兒父親顏面不善有畏懼之意便急忙分說不比他家女兒恃寵撒

嬌也孩兒又不當真要結果他爹爹不許我動手一記也不會上如

身太便宜了這厮陳希真回身坐在懶椅上如看看女兒如做出

面孔如大聲道恁的高興闖出這般大禍來我被害死了說罷

別轉臉去如麗卿叫起屈來道氣殺爹爹你彼時不看見那厮囉

啤的形景卻不道遠口裏放出來的屁御不道說得還聽得句不

由我不動氣且我不過推了他一把可見立他便叫人捉我捉字

蚍蜉撼大得近你想如何忍得捉字妙衙內之意不在打也觀內寫出

樹可笑已不理如今我再三陪話他那肯干休高太尉得

真道是便是了怨女兒知早晚便來生事怎好麗卿道怕他怎的便是高俅親來我一箭

蕩山志 卷之二

穿他一個透明窟窿惹話是少陳希真道噴噴噴聞其聲說得

好燥脾我問你你活了這幾歲喫你白射殺了幾個人年紀十八

九了說出話來同小孩子一般瘋頭瘋腦竟說他瘋不麗卿道

殺了他不過完他一命值甚麼希真道你捨得命我須捨不得你

我年過半百只望着你將來得個好女婿我便有靠你說出這話

來兀的不教我傷心如今沒甚了不得只拚着把你攥與他我怕

不太平了你這事我怎忍心下得麗卿停了半響此時麗卿已

須知希真一番說話不是與女兒毆氣亦不是作者敷衍開文蓋

麗卿少年剛愎之氣不可復抑不如此申說利害則後文之賺高

衙內又豈肯如此忍辱受侮必然做出來故知道女兒倒有條計

希真道甚計麗卿道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此計反從麗卿想出奇句何不投遞

一個去處。爹爹領孩兒去避了。事到其間也說不得。可見避秦之策也。希真道我兒計怕不妙。只是走不脫。已是逼到本位卻又高

依那厮掌握兵權。五城十三門兵馬。八十萬禁軍盡在他手。他同

我作對。插翅也難飛。你可記得。凡是被他害的人。只走脫了一個。

王進。前傳其餘那個走得脫。你講動武。那林冲何等好漢。又同顧

被他顛倒得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他只同你文做。此語難把王法

當圈套用。古來君子受此害者不可枚舉。而前明嘉靖正德天啟

等朝為。那里防備得這許多。古人說得好。覆巢之下。那有完卵。權

尤甚。臣煽威人無死所。我的兒我不忍捨了你。我同你性命。不知怎的

想走那里去。希真真是妙人。麗卿起先嘴硬。聽到這話也有些懼

蕩寇志 卷之二

怕便道。怎好。二字妙如。莫不成真個把女兒丟人糞窖裏。似有不

據着這口志氣。上便對付了那厮。死也博個名頭。先說。只是女兒

也捨不得你。真是純孝聲。重說三字。木意。我是你生下的

你要我怎的。我都依了。真好麗卿安得復有其人。忽然稱我無倫無

次恰好。蓋作者力欲。忽然稱你。忽然稱女兒。忽然稱我無倫無

避開小儒之虛文也。拚得個一世沒出場。只要你安穩便了。此二

不知領出多少忠臣。孝子。烈士。節婦的。派來直寫得麗卿純孝。天

生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其身。竟一口應許到此。嗚呼。妙筆哉。此

書以忠孝二字作宗旨。而其處處寫忠孝。卻只在無字處。如此處

云拚得沒出場。只要你安穩便了。是孝子聲口。後文處處云不可

怨恨朝廷官家。不會虧待了人。便純是忠臣聲口。他文似此者。不

一而足。此之謂道神理。不掠皮毛。如掠皮毛。便成惡札矣。惡札

之尤甚者。無如金瓶梅一書。臨了矯強。塞出孝哥一頭。說一頭。淚

二字。便自負其命意。不凡。真令人嘔向欲死也。一頭說一頭。淚

珠兒撲簌簌的滾下來。雙膝跪下去。嗚嗚的只是哭。又慷慨又蒼

涼。我讀至此

亦要淚下。况陳希真見女兒認起真來。看了一看。妙。出的一聲笑。

麗卿當日耶。女兒哭老子。你起來。我對你實說了罷。希真妙人。仲華妙筆。笑相映成趣。

希真回家。誑女兒一發文字多事。可剛嗚呼。若而人者。不惟不知文。并不知人。倫量也。何則。使希真心裏。定了假婚脫逃之計。一回

家便和女兒商量。去做麗卿。一聽見便依計而行。便與高衙內應酬周旋。不但文字直率。且令希真麗卿。爲何如人。其與迎奸賣俏

之平頭媚妓。有以異乎。作者停筆久之。左思右想。不如從希真肚

皮裏落想。道我此計雖妙。但恐女兒性兒。厮強。又且盛怒之後。未

必肯依我。不如將這話。反逼進去。直逼到他肯捨身嫁高衙內。然

後告之以計。不過要他忍辱受侮。則其從之。也不待言之畢矣。得

了此意。於是放筆直寫下去。不止文勢奇。奇。離離。而希真之智麗

卿之孝。遂一齊都帶出。真是提一髮而渾身俱動。刺一指而渾身

俱痛。用意之妙。非口講手指所能明也。後遇麗卿。掩着淚立起來。

江瑤柱。而滿嘴大嚼者。烏足以知其毫末哉。麗卿掩着淚立起來。

希真道。我的兒。你坐了聽我說。你說走是上計。到也被你猜着。我

的意思。只是要走。也不容易。高俅那些幫撐的好。不刁猾。喫你同

他這般開了。他怕不防着我們逃走。那時走不脫。一發決裂了。要

走。只這一兩日內。還好脫身。只是有件事。累墜我。祭煉五雷都籙

大法。此一句生出後文。只爭得十五日。不曾完結。今遇着這魔頭

若半途廢了。正不知何時。再有因緣。不得已。將計就計。邀那厮們

到酒樓上。將甜話穩住他。這厮癡心未斷。必不來惡我。高俅曾受

我恩。今尚不昧良心。挨他半個月。必不至於用強。且疎了他的防

備。那時同了你高飛遠走。他怎生奈何我。這叫做唱籌量沙的計

麗卿聽罷。歡喜道。爹爹方纔卻怎的穩住他。陳希真道。我說道。我

這女兒。雖是性急。卻回心得快。我若回家去說他幾句。衙內來時

管叫他出來伏罪。那厮信實了。說道我也正應到尊處陪禮。說了

許多的好話去了。臨去時歡歡喜喜地。我料他早晚必有人來纏障待他來時。你須依我如此如此作用。這厮們雖刁。卻未必識得。這計管教他着我道。兒不知你可依得麼。訂一麗卿大喜應道。依得依得。此處迎刃而解。皆上文逼拶之力。正說話間。聽得外面打門。陳希真出堂來看。那蒼頭已去開了門。只見三個人進來。問道。陳提轄在家否。陳希真看時。認得一個是范天喜。又看了那二人。一看忙接應道。范兄難得來。此裏面坐地。三人上堂來。都見了禮。分賓主坐下。戴宗周通看那陳希真。上文一路雷奔雨走。不暇寫到希真相貌。此處補出。眉似青峰。跟如秋水。八尺以上身材。丹硃口唇。飄着五綵長鬚。戴一頂束髮棗木七星冠。穿一領鵝黃鶴氅。繫一條九股絲絛。踏一雙挽雲輕履。飄飄

有神仙之概。雖是五旬以外。鬚髮一絲不白。陳希真道。這二位高姓。范天喜道。都姓李。都是小弟交好。這位是江州人氏。這位是北京人氏。因到京趕買賣。勾當在弟處居住。戴宗周通道。人仰提轄大名。今得因范兄汲引。奉拜。甚慰生平。陳希真對蒼頭說道。你去後面看茶。蒼頭進去了。陳希真笑着對范天喜道。范兄恁的與弟相交。說話卻瞞我。我豈不認識。這位是梁山泊的神行太保。戴院戴院。妙哉。此移室就樹之法也。蓋范天喜與希真。既不分深交。則不便直說。入夥天喜且不便直說。戴周二入更何從措辭。雖用儀秦之舌。合搆終難免。拖泥帶水而伸華之心。千伶百俐。反把希真牽合來就。三人便令三人開口。如順水推舟。毫無阻礙。三人天喜道。求仁兄方便。則個。陳希真道。我是歹人。不說破了。且請後軒坐地。三人大喜。一同進去。坐下。看那裏面果然

松篁交翠。花艸爭妍。好個所在。趁此時補一筆。好下文。蒼頭獻茶

出來。陳希真道。你自去看門。叫你時再進來。蒼頭出去了。陳希真

道。這位卻不認識。認識一位足矣。戴宗答道。是小霸王周通。仁兄何處認

識小人來。此句必須補。雖累筆費墨。而事不容已。然不覺其累筆。

費墨者。迴抱前傳之妙也。本為此處省力。卻把前傳渲

染出來。陳希真道。兄自不留心。幾年前我因公幹到江州。同一個

怪極。江州衙裏的幹辦。在琵琶亭上喫酒。見吾兄同一個配軍打扮的。

黑矮人。今日豈有不知其為宋江哉。又一個黑大漢也在那裏喫

酒。那幹辦指着兄對我說。這是神行太保戴院長。一日能行八百

里。小可也自喫驚。看了兄長好半歇。本待要上前廝見。因公事息

恩不好冒昧。廝見且不肯。而況入夥乎。少頃那黑大漢同漁船上打起來。小可

流劫志

卷之二

等一闖走了。迴抱前傳真有飛龍拿月手段。所以至今還認得兄長。三人聽罷。呵

呵大笑。戴宗道。實是失顧。仁兄見的那配軍打扮的。便是及時雨

宋公明大哥。看戴宗何等誇張賣弄。彼時因有事在江州。陳希真道。我那時

卻不認識。是宋公明。好希真天下之人無不驚而異之。跪而拜之。他偏看得不在眼角上。快絕暢極。可惜

錯過了。世情語也。宋江搜羅天下英雄豪傑。獨不能得之於陳希真。真是快事。今二位光臨草舍。道

有事故。彩堂就樹。卻為何范兄同來。范天喜便把接徐疑的書入夥的

一節說了一遍。遂說這二位因方纔見高衙內衙推令愛。路見不

平。本要相助。假討好語。宋江騙得一水。是弟懼怕高衙內的勢力。

恐連累二位。卸脫得好。又見令愛已自得勝。故力阻住。今二位放心不

下。務要到府一來奉拜。二來要打聽仁兄此事如何。行止弟輩可

相助處無不上前。范天喜固能然在陳老希前使乖無乃班門弄斧陳希真對着三人深

深唱個喏道。明知是假御唱喏不但唱喏且深深唱喏下文說到入夥御偏不唱喏妙極深感大義說

起高俅那厮他微賤時也在小可這里畧學些鎗棒我也好生看

覷他那厮自不學好他如今發跡到也不忘記屢次要擡舉我我

不願走他的門運因此挨下了他仍與小可世情來往小可三節

壽日也到他那里我不是時常對范兄說起。人知其補出得妙不知其省去得妙也

至於小女素日亦不拋頭露面今日因他的母親陰壽故到玉仙

觀裏進香不意弄出這等事來如今高衙內他也認錯不迭小可

想柔和處世之寶。說得毫無氣力亦不計較了深費三位兄長盛心戴宗

道高俅那厮雖與仁兄交厚此事恐未必肯休眼見必來纏障不

蕩寇志 卷之二

是戴宗糾合仁兄據仁兄這一身本領埋沒蓬蒿豈不可惜年紀

又不衰老。水泊裏做强盜反不可惜耶況且奸臣不明賢路閉塞良禽擇木而

棲。老墨大丈夫豈可不慮日後不是小弟斗膽依着愚見何不逕

請到梁山聚義公明哥哥何等好賢下士。還不識風頭還只管賣弄故聖歎先生謂其神

行之外一得仁兄這般英雄真是錦上添花那個敢不恭敬將來

受了招安豈不是現成封誥。騙不動周通道願仁丈俯準戴宗之

言便擇日帶同令愛啟行一同上去小弟情願一路奉陪伏侍。寫

通不懷好意絕倒豈不勝如在此受權勢欺壓陳希真道深感頭領如此

提挈。並不唱喏妙本當執鞭隨鐙只是小可已結世外之緣一切

都懼恐無這等厚福又加這個小女如同喫乳的孩子一般離不

得我再者貴寨那林沖頭領小弟和他有些仇隙。雖不計較。然竟住在一處。覺得無趣。索性回頭領這等恩情。圖報有日。索性回戴

宗正要問如何的仇隙。只見那蒼頭來報道。外面有高太尉差來

兩個人。請老爺說話。現在堂前坐着。截住好直到下回山上。方一

智深陳希真便立起身道。三位少坐。答用前傳野豬林薛霸問魯

真道。明日拜謝簡慢勿罪。冷淡周通亦起身謝了。周通着同出來

陳希真送出大門。相別轉身來見那兩個。叫蒼頭關了門。那戴宗

出得門走了幾步。回頭對二人道。耐這廝不識擡舉。范天喜道。

這廝不肯也是無法。周通在後面說道。來時周通在前去院長我

苗勿亭志

卷之二

十一

們回山去。同吳學究商量好。歹弄他上山。周通戀戀盧俊義猶喫

請到手。豈但他戴宗。范天喜道。出巷人多。低聲不說。三人回去。卻

說那陳希真回身認得那兩個矮方巾。正是起先同在酒樓上說

話的一個。叫做撥火棒孫高。一個叫做愁太平薛寶。二人起身施

禮。希真回禮道。何事又勞二位光降。二人道。便是高衙內特差小

可二人登堂陪禮。求姑娘開罪。好衙內本要親來。不因恐姑娘見

怪。故差小可們代來。陳希真道。說那裏話。方纔酒樓上已說開了。

卻又生受二位小賤人。被老漢着實拷了一頓。兀自沒好氣哩。妙

一面讓坐。一面叫蒼頭道。快去裏面叫養娘伏侍姑娘出來。有話

說。蒼頭進去沒多時。麗卿故意把眼揉得紅紅的。妙人同養娘蒼

頭一陣出來麗卿道。爹爹有客在此。又叫孩兒出來做甚。又叫妙宛然纔

受責過不希真道。你快過來。這位是孫伯伯。這位是薛伯伯。爲你

這孽障鬧事。累二位在衙內處陪多少小心。你惱了二位伯伯。還

不快去拜謝麗卿。上前。又玉臂折柳腰。深深的道了兩個萬福。口

裏說道。深感二位伯伯。方纔實是奴家鹵莽。不識高低。我爹爹已

實在

將奴家責罰過了。還望二位伯伯。衙內前替奴家周旋。則個

虧他

看那兩個沒腦子。涎着臉兒。連忙答喏道。姑娘說那里話。還是衙

內衝撞姑娘。特叫我們來。姑娘前求開罪。說罷。又唱個肥喏。陳希

真連忙拉住道。二位。這等小孩子。兀的不折殺他。孩兒難得二位

伯伯恕罪。你進去罷。快教他們安排酒餚。麗卿又道。兩個萬福進

蕩寇志

卷之二

去。那兩個沒腦子。連珠箭的推辭道。並不饑餓。不敢承賜。立起身

就走。希真攔住道。小酌數杯。何妨。兩個齊聲道。天色暗了。衙內盼

望。一定要去。希真虛拉着送出門外。道。恁地要緊。明日卻來草舍

小酌。兩個畧答應一聲。又唱個無禮喏。慌急慌忙奔出巷去了。希

真關上門。進後軒來。那養娘同蒼頭安排夜飯去。希真見女兒只

一個人。便悄悄的說道。卿兒。計策便有些意思。往常本師張真人

說你的姻緣。卻在東北。我亦於東北上。有段魔障。必須去完了他

方好。打點內丹。包舉我想別處也無可托足。只有山東沂州府你

生出一位英雄

的姨夫劉廣。他義膽包天。與我最投契。只有他那里安得

我們。但不知他爲何。削了職。近來又沒個書信。你那兩個表兄。

兩位英雄去年應武舉又都不中我也正記念着要去看他如今正好

與你同去領起你精細着慢慢地把些細軟收拾起隨身只打兩

個包袱其餘都撇下了不必可惜只不可使養娘打眼麗卿道參

爹吩咐孩兒都省得只是母親的墳墓又沒個親人託誰照看此

但寫麗卿孝思兼交代希真毫無葛希真道不妨因我又看得高

依那廝的氣焰也不久了不過四五年之間必然倒馬直照到攻打滄州

那時太平我同你再回故里有何不可麗卿道這房子同這些器

皿都棄了希真道我看得功名富貴如同糞土連身子倘是假的

不過套着他不得不為他應酬何爭這些房屋器皿回思到梁山再受招安求

封誥真堪笑煞麗卿道先來的三個客是甚麼人希真道你不聽得一個

蕩揚寇志

卷之二

姓范的是本城人我亦認得他只是不十分深交那兩個是梁山

上的強盜他人皆呼之曰英雄頌之曰好漢尊之曰頭領希真道叫之曰強盜暢絕快絕沒來由說我去

入夥我怎的沒路走也不犯做賊極便做賊也不犯做宋江的副

手喫我回覆了他是極那廝們再來纏我也未可定只恐他那軍師

吳用親來那廝會放野火倒要防備聞得蔡京就要進兵提前照後那

廝未必敢離巢穴餘外怕他怎的麗卿道爹爹何不早說我們卻

好捉住那廝去到官領賞可惜喫他走了寫得麗卿敢作敢為煞是可愛赫赫梁山泊

方橫行河朔雄視山東而東京小女子已是可愛希真瞪了一眼道你又

來了千你甚事你捉來獻與高俅他便封贈你不迭說罷養娘正

掌上燈搬出飯來父女二人喫罷蒼頭養娘收拾去亦喫了希真

道卿兒去睡了。罷我去靜室祭煉。都籙也。麗卿應了一聲。叫養娘照着到後面箭園內亭子上看了個轉身。弓箭箱內照應了火缸。又將各樣軍器料理了一番出來。箭園軍器爲後文正。事必須先領一筆。關好圍門上樓去睡了。希真自去靜室做了一番功課。都籙大法爲一篇線。索必須明寫一筆。祭

煉畢。又運了一回內觀坐功。恰已是三更天氣。也歸房去睡。了一早起來梳洗罷。叫起女兒來。叫起來寫麗卿嬌養。吩咐道。我去回拜客。就回

來。今日高俅那里倘有人來。我不在家。你不可出頭。麗卿應了。陳希真一直走到九曲巷。范天喜家。只見大門已開。一個蒼頭躬着

腰掃地。希真問道。大官人起來否。蒼頭忙丟了掃帚。應道。大官人因親戚家婚嫁喜事。一早出門了。希真道。還有兩位客官何在。蒼

頭道。兩個客官都回鄉去了。天不亮動身。頂城門出去的。戴周回山只如此交代無事。卽省。頂城門出去。又借映下篇妙。老爺請進裏面拜茶。陳希真道。我不進

去了。大官人回府相煩說聲。陳希真親來謝步。夜來怠慢。蒼頭道。小人說便了。陳老爺慢去。因希真自稱姓陳。便叫陳老爺寫蒼頭不認識希真。中間襯出希真不與范天喜知。已。陳希真一直回家。只就希真回拜。便繳銷了。范周戴三人何等簡潔。進得門時。只見

那撥火棒。愁太平。兩個早在廳堂上坐等。接符甚緊。希真忙搶一步上

前道。失迎。失迎。二位好早。點心用未。那兩個起身答道。便是一件

要緊事。要報提轄得知。奇文。希真驚道。甚麼事。讀者亦驚以爲必是。高太尉生事。陷害也。

兩個道。便是夜來小可見衙內。回那話。衙內在府裏整整吵鬧了一夜。何也。磕頭撞腦。只要奔到府上來。奇文。呷我們捺住了。小可們兀

蕩寇志

卷之二

自一夜不會合眼。極希真道卻是爲何莫非老漢有恁不是處兩

個道。只爲小可們嘴快。不應說出姑娘被責一節。衙內聽得跌腳

搥胸。恨不得尋死。聲聲說道。害了好人。自己撲自己。此等醜打弄

連夜要過來負荆。挨到天亮。又不敢逕來。何等此刻已在巷口茶

店內候着。叫我兩個先來通知。希真聽罷。呵呵大笑。謝罪道。什麼

道理。寫希真真衙內這般克己。快去請進來坐地。三人聊不落地。

趕出巷口。只見衙內已在巷口探看後面。又有兩個親隨。見了陳

希真。便來唱喏。陳希真連忙扶住道。罪過。老漢該死。請草堂上陪

罪。挽着手一同回來。到得堂上。衙內先跪下去。磕頭搗蒜也似的。

道。我的老子。我再三求懇你。你怎的這般執性兒。如今反把令愛

薄物志心 卷之二 五

姑娘冤屈責罰。妙極醜極教我高某死了做鬼也難過。何至於此。陳

希真連忙跪倒回禮。扶起衙內道。恁的這般顛倒。說老漢生出這

種不肖女兒。冒犯了衙內。此等責處。算得什麼。衙內不怪。已感激

不盡。不料衙內這般情深。衙內坐地。老漢喚這小賤人出來。高衙

內假攔阻着。陳希真已進去了。好半歇。內藏許多領着麗卿濃粧

艷裹。慢慢地出來。衙內望見。撲翻身就拜。希真慌忙架住道。衙內

怎的怎的。不是折殺人。孩兒快回禮。麗卿只得連忙跪下去。也拜

了幾拜。兩個一齊立起。一齊立起。妙想見你衙內道。姑娘。小人兀

自不知害得你苦。小人兀自難過。了一夜。麗卿道。奴家實是鹵莽。

懊悔不迭。虧殺衙內海涵。不省衙內身子有事不。一個輕憐衙內

連連答道。沒事。沒事。只愁姑娘。悶了貴手。一個體恤。一句妙。兩個沒腦子。

呵呵大笑道。真叫做。不打不成相識。好個寬洪的衙內。好個賢德的姑娘。二個並說。一句妙。陳希真道。舊話休再提起。一筆掃去。且坐了談心。只見那孫高。薛寶上。前道衙內。還有一件事。要懇台允。何事。卻又作怪。正是

粉蝶貪花。撞着蛛絲殞命。燈蛾撲火。惹來紅焰燒身。畢竟不知高衙內。還說甚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范金門曰。陳麗卿為此書第一妙人。作者經意繪畫。故通部以此人始。以此人終。而起首。只數行寫來。已覺天驚地動。正如虎豹初生。斑毛楚楚。便具有食牛之氣。洵非俗筆所能及。士君子當艱貞蒙難之地。豈不悲哉。以經天緯地之材。局促

蕩寇志

卷之二

於奸回邪慝之手。受之則不能奮。之則立敗。嗟嗟乎。難矣哉。

占之大人。如大王之於薑鬻。文王之於姜里。句踐之於道室。

昭烈之於許昌。皆是也。苟非沉幾審變。識天道之往復。鮮有

克免於其際者。獨怪文章一道。可以惟吾所至耳。乃亦必欲

以經緯之材。使其局促於奸回邪慝之手。使之受之。又能使

其奮之。使之大不快。又能使之大快。數卷之中。窮通水判。彼

高俅也。衙內也。陳希真也。女飛衛也。皆無是公也。乃至於几

案之前。呼之欲出。譎亦甚矣。

此篇語氣大類吳越春秋前半部。而無劍拔弩張之氣。真妙。

結水滸全傳卷之三

山陰忽來道人俞萬春仲華甫手著

錢塘

范辛來金門甫

全叅評

仁和

邵祖恩循伯甫

仁和

徐佩珂午橋甫

古歙

項盛增旭東甫

全叅閱

龍光冶園氏校訂

男

佛恩蓉庵氏繪像

第七十三回

北固橋郭英賣馬

蕩寇志

卷之三

一

辟邪巷希真論劍

卻說孫高薛寶當時上前說道。衙內還有一件事。求懇提轄。切勿

推卻。希真道。請教兩個說道。衙內夜間對我等說。提轄這般仁德。

君子。實在少有。衙內情願過房。與你老人家做個乾兒子。萬勿推

卻。異想陳希真道。阿也。甚麼話。諒陳希真是何等樣人。雖是稍長

幾年。與太尉厮熟。此時貴賤懸殊。妙確是對雖是衙內雅愛。不怕

辱沒。太尉得知。須怪陳某無禮。衙內道家父處。已稟明了孫高道。

正是太尉的主意。說時遲。那時快。兩個親隨。早明晃晃的。點起兩

枝臂膊大的蠟燭。插在那帶來的臺兒上。帶來妙省去問希真討

希真又要謙讓許多。烏

攛捧上畫桌來。擺着希真那里。攔得住。撥火棒。便去拖過一張椅

子如錦那愁太平便把陳希真推在椅子上按定如火高衙內跪

下去便拜希真欲待回禮喚兩個沒腦子幫住了手絕實足足受

了八個頭兒得那麗卿立在屏風邊光着兩眼看他們故作呆獸

獸地只不做聲只二十五字並不作綺語不知為何紙上那蒼頭

養娘都忍不住笑極寫高衙內醜態拜畢陳希真道二位哥這不是

弄我折盡了我的艸料說不得我兒過來同哥哥廝見了麗卿走

到中間來同高衙內又拜了四拜陳希真讓了坐位麗卿去老兒

的肩下坐了蒼頭養娘送茶過來希真吩咐蒼頭快去叫個庖丁

整頓酒筵儻來不及酒樓去做些現成湊上色色都要美好高衙

內道恁地要費事卻坐着不起身蒼頭去巷口庖丁家轉了回來

蕩舟志 卷之三

道今日大好日庖丁不得空不在家裏希真道只好委曲酒樓上

去胡亂搬些來罷希真道我記得衙內今年好似二十九歲了衙

內道舊年孩兒曾對乾爺說過二十八歲編得一歲希真道衙內

長你妹子十歲希真衙內道如此說賢妹是十九歲了自然虧陳

希真道雖則衙內大十歲看去卻與小女差不多極力合攏來一

於後文承局巡查處畧一駭開恐太板滯也全不似三十光景畢竟富貴人家安養得

好恐有斧鑿痕特特試之高衙內道孩兒那有賢妹這般後生孫

薛二人道卻真是差不多湊趣只見陳麗卿緩緩立起身對父親

道孩兒沒事進去罷寫出麗卿希真道你進去不妨各位處告了

麗卿又都道了萬福冉冉的往屏風後轉去了養娘也隨了進去

高衙內那雙眼睛直送進去少頃酒保挑了酒席送到後面去蒼頭安排搬來那衙內兩個親隨也來相幫伏侍擺桌檯安杯筋陳希真苦苦的勸衙內坐了首位孫高第二薛寶第三輪流把盞喫了兩三巡希真只將素酒相陪自有幾種蔬菜衙內道爹爹真不開輩麼淡淡伏一筆妙希真道我昨日說過的要到月盡夜兩個矮方巾起身告辭道小可委實要到親戚處賀喜不能奉陪衙內在此竟用杯不妨希真已知其意假留了一回送出門去轉身來高衙內已出席候着假殷勤得妙希真一隻手挽着衙內的手一隻手拍着他肩道我的兒我怎能有這塊福氣假迎合得妙兩個假對假而看如今已是一家人進到裏面去何妨便叫把酒席移到後軒去

蕩寇志

卷之三

吩咐養娘一發請姑娘出來陪哥哥極力合離來高衙內聽見這一句

好似啞子掘着藏金心裏說不出的歡喜妙語只見養娘伏侍麗卿

出來高衙內又唱個喏麗卿又道個萬福希真笑道家無常禮只

管文縹緲的幾時了遂自己居中坐了教女兒同衙內對面坐了

活是度婆婆身分寫希真真是妙人養娘來斟酒高衙內亦不敢十分多看只是左

一眼右一眼的飄過去險些兒把魂靈飄落麗卿有時眼光同他

撞着妙筆只不怎麼寫得天仙化人日無下上高衙內問道西門外鶯鶯嶺好名

好景致賢妹去過否看他沒處扯談麗卿道不曾只二衙內道那里有個

天如廟近來桃花盛開乾爺何不領賢妹去耍子希真道家裏無

人老漢不十分教他出門衙內道耍子何妨那衙內想不出的話

去逗引麗卿開口麗卿只答應了便住口再不多說看他總要力避引姦賣俏

四希真去陪他說些閒話看看下午席散高衙內只得動身卻又

坐下戀戀不捨絕倒喫兩杯茶外面親隨也喫了酒飯備好了馬希真送

衙內出來親隨也來謝了飯希真叫蒼頭把自己燭臺來替換了

將那原來的燭臺交還親隨帶回細希真道容日來謝太尉今日

初次不便留你下次就在老漢處歇宿都不妨直駕到箭亭子上衙內道

爹爹不要反勞孩兒不時的會來高衙內上馬去了附近的隣舍

有幾個識得的都說道這老兒從新顛倒這般舉止花枝般的女

兒豈不喫他勾引了夾敘隣人一筆妙那陳希真進來叫把兩枝大燭移

到後軒吹滅了見其難堪看着女兒長歎一口氣道我只因勢力不敵

蕩志寇志

卷之三

故此降志辱身求個出路只是委曲了你多受幾日腌臢我成就

了都錄大法皆你之功也逐段不冷落麗卿道爹爹休說這般話

孩兒夜來原說已都依了只要爹爹安穩就是那厮有此長短我

只捺着便了真好麗卿力希真甚喜道好孝順兒子人不問於言呼女兒為避引奸賣俏

見子何等愛惜我計必成但只是家中只得一匹川馬臨走時還

少一副膂力我亦時常頭口行裏去留心不是拚不得銀錢實在

好的絕無真才難得如此麗卿道只好再商卻說高衙內得意揚揚回到

殿帥府前孫高薛寶已在那里等着拱手道衙內恭喜御原來到這里來道

衙內大笑一同進府到書房裏都坐下孫高道衙內我這計如

何如今這人怕不是衙內的高衙內道計便有大半靈了只恐求

親時他卻推阻。豈不是加倍的陪了喫虧。豈敢誰知後來還要加倍加倍的喫虧。孫

薛二人齊說道。沒事。那老兒卻不比得那年張教頭。處處迥抱前傳為林武師

吐氣。你看他方纔的那些言語。卻十分迎着來。我看他已是千肯只

不好自己開口。我這邊若一去說。必成無疑。盡在希真算中卻不可太說

得驟了。衙內不時的去温存着。不可冷落。太尉處便趁早去稟知

恐那老兒早晚來謝。弄得兩不鬪頭。衙內道說得是。當晚衙內就

去見了父親。把這節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高太尉道。你這厮想

不到的去。不意出做。口成識陳老希雖則起先同我認識。他不過一個退

休的提轄。小人聲你卻去拜他做老子。又要他的女兒。少不得又

是討來做正。又是無故欺我。同他做親家公。況且你左弄一個女

蕩。志蕩志卷之三 五

娘。右弄一個女娘。還怕不設勸你。不如省些精神。斷了念罷。高傑

非人所料總之不高衙內磕頭禮拜道。我的爺。斷得來時。孩兒早

自斷了。只是那人委實的。可人心坎兒。衙內誠是識貨無如其不度意不量力也爹爹

這一次與我作成。下次就有好的。也不敢再要了。太尉道。我不是

意懶。你記得那年為林冲的老婆。費盡多少心血。只一場空。處處

前傳。陸謙富安的老小。現在還養着。補前傳所未及。太尉之言未畢衙內接口道

不。不。這陳老希不似那林冲。他已千肯。只要父親一說便成了。只

不可就說。高太尉道。我見他時。只謝過寄你。至那親事。你自去說

做不成時。休來纏我。非寫太尉厭煩正使下文衙內道。只須父親如

此。當夜無話。次日陳希真換了在家服色。騎了女兒那匹川馬。叫

個馬保兒招呼着到殿帥府來拜謝。適值高太尉伺候官家大閱

帶照出師一邊不在府裏。希真等他不同，只得留下帖兒囑咐了言語，與

衙內相見了衙內道：「正要到乾爺府上來。」當時款待了酒飯。希真

辭歸，將錢開發馬保兒，便問那保兒道：「我要買匹好馬，但一時好

的難遇，你可曉得那里有？」奇峯摩保兒道：「今日聽得他們說，人有

太促者不知多騰挪便面而起，保兒道：「今日聽得他們說，嫌其

礙正文不妨急遞過去。北固橋郭教頭昨日死了，他有匹棗騮好

馬有名喚做穿雲電，好名色字因無喪葬之費，聽他娘子說要賣

小人亦會見來，果然好馬。希真驚問道：「莫不是郭英教頭麼？」保兒

道：「正是他。」希真歎口氣道：「我卻知道那郭英是個好漢，端的好武

藝，一年紀又不大，二家裏又貧，三妻兒又弱，四並未發跡，五怎麼

就死了？」寫得沉痛誰謂世他坐下的馬怕不是好的，因其人而不

知此時賣去否？」又深保兒道：「這卻不知。」希真道：「你少待同我走遭

希真性去後，面叫麗卿取出銀子，只揀一大包，不取以輕不必稱

取來揣在懷裏，叫保兒領路，一口氣奔到北固橋郭英家，求賢若

如此嗟嗟希真，雖為執鞭所欣慕焉，渴至於卻是幾椽平屋，只聽那郭英

的娘子在裏面冷清清的哭，傷陳希真進去，叫聲郭大嫂，便呼大

敬也深矣。豈那娘子收淚抱着個孩子出來，見了問道：「丈夫府上

何處尋誰說話？」此四字極平常耳，不知為何安放在此處，此時便覺有春色為誰來之歎。希真道：「小人

陳希真，稱小人只二次對鳥投頭，稱避禍也對郭娘子稱敬賢也。姓陳住在東大街，素亦認識郭

大哥，不知怎的不在家了，動問不娘子道：「便是撇得好苦丈夫，到寒

蕩寇志

卷之三

舍何事娘子隨口便問皆省字法希真道聽說郭大哥有匹坐騎不要了要賣

要賣上加不要了三字妙可有此事娘子道有的希真道可賣去否急問此道娘子

道先夫未死的前兩日便放信出去至今莫說賢看也不曾有人

來看哭殺英雄卻又是娘子急還有幾個看也不會看見先說道

這馬不值甚錢哭殺英雄看也不會看見何從知其不值甚錢耶寫小人以耳為目可恨之狀如繪奴氣不

過將來拴在後面不去問人賣欲合先離希真道小人委實

要買肯出價錢可叫小人看看否娘子道在後面請進來看不妨

希真叫保兒外面坐地跟那娘子進裏面天井內看時喫那一驚

只見那馬拴在槽邊垂着頭喏那蹄子悲夫馬亦知無聊耶馬亦知愛其蹄耶彼固自信此

蹄足以馳騁萬里致命疆場今難伏櫪非蹄之罪也希真把他周身相了一相問娘子道為

甚愛惜亦有時不能也

何餓得他這般瘦心知

以落了膘希真又去

瞞丈丈說說價也由我討只奴是本分人老實說與你先夫病重

時並不說落價錢說有識得的便賤些也賣了儻不過着

識貨的情願沒料餓死了他也不賣只此一節便見郭公生平

此書寫此人並不露面而與公贊歎一番自己愛馬一則便嗟乎具此奇骨安得不食

令紙縫內一個呼蝶豪傑學羅欲出真逆神入化之筆也前日

有一個人勸我賣與湯鋪上說到有五七兩銀子不堪不學極

嗚呼道德本非逢世之嫌道德何至為殺身不識不學極

之具吾讀至此不能不發目長拔劍而起希真道我說不要怪娘了

卷之三

七

道何怪之有希真委實看得那馬合意得緊便脫口說道與你

百兩足色紋銀何如極鳥愛才如馮前幅寫賢之詞智希真竟是

而不悖者非同世之才機械變詐讀至此方信其以賞懸變有並行

士一味鬼蜮翹翹也娘子暗驚道卻不道還值甚許多字將郭

英貧困娘子珍重乘驢願領希真驚喜一落得再要些便道一百

齊寫出他本脫去此一字相去呵吐唾泥極寫求

兩少些求加加希真道竟是一百二十兩才如馮娘子村道再不

賣時恐決裂了遂問道丈夫作端的買這馬去做甚也急問此

真道不瞞大嫂我有個兒子在南營裏做提轄別的馬不中他騎

特訪聞府注這匹好馬直入娘故而來買那娘子道這般說你只

管將了去銀子卻要好的希真忙去斜對門錢舖內唱個喏取出

銀包央那朝奉天平上稱足一百二十兩忙捧過來忙去忙捧過

蕙幼生志

卷之三

驚交付娘子收了便叫馬不見入裏面去出出來那良人

了銀子見牽了馬去想起丈夫在日上不我尹

的落下來入情入理偏希真老大不滿意仁哉希真在日我將

文增價自有此潤筆希真道丈夫還有副鞍轡是這馬上的餘音你一發買

不能已也娘子道丈夫還有副鞍轡是這馬上的繞梁

了去罷省得在奴的眼角頭娘子自是情希真去看了看已是破

的了寫盡郭英希真道鞍轡我便不要你如果嫌馬價少我再添

你些罷知希真不知者以為其擗金如土也即少有知者亦以為

都是神愛馬也因希真遊難忽寫到買馬因買馬忽寫到此處

遊散外說罷去銀包裹又取出十兩來重的一錠銀與娘子寫希

銀子又是一樣不是味江不是柴進娘子那里肯收說道奴自己親物傷心並非嫌

銀少天下有如此之希真道把與大哥買陌紙錢人言官買些

飲食也好

胸中主口巾賓

硬安在桌兒上又取了二十兩銀子賞與馬保

兒道你取了不可這里來討除頭保兒接了

薦功

娘子道那副

鞍韉便送與丈夫罷希真道家裏自有便唱個喏

娘子抱着孩子回個萬福道丈夫慢行孩兒有好日必當補報

者不忍郭英無後耳非真此欲寫其人為後文出現也希真叫保兒牽馬先走自己隨後跟着

去了一面走一面好那四隣看見的人都不信了說道這老兒忒好癖

好道有些瘋了拚一百五六十兩銀子卻來買這麼二字不堪

的一匹馬馬肉不堪不過十六文錢一筋不堪王老兒家那匹磨麥

的騾子不堪買來時只十五六兩銀子比他強壯得多哩極寫不堪

說那娘子有了那些銀兩便去央親族相幫料理了丈夫的喪事

蕩揚志

卷之三

九

完郭英○雖親族亦必須此物方肯相幫可歎將那副鞍韉就丈箭哭著燒化了

娘子不必題他且說那陳希真買了那馬轉了個灣找一個茶

店坐下把那馬拴在茶店門口對馬保兒說道你自去罷馬我自

己會牽郭寡婦家不許再去纏我在這打聽保兒應道小人不

謝了謝歡歡喜喜跑回自己家裏去了完馬保兒○郭英也娘子也馬保兒也皆借來作寫

馬之作料者也馬已到手一概收去喚那希真喫了一回茶又把那馬看了好歇起

身牽了回去兀自走幾步回轉頭來看看到家門口敲開門自己

牽入後面自己牽入何等愛惜拴在廊簷柱子上叫聲道卿兒寫得眉飛目動那馬

我已買了來也麗卿正在樓上聽見這句飛跑的下胡梯來好好

跌忙問道爹爹馬在那里話是一面問一面已自看見的神情若

笑嘻嘻的如見屠輔絕世妙筆到廊下來看了一回十分歡喜。佳人名馬一齊寫出

問道。爹爹多少銀子買的希真道。正價銀一百二十兩又添了三

十兩共一百五十兩。麗卿連聲道。便宜便宜。此馬榮幸極矣。彼北

道。希真道。不貴麼。麗卿道。不貴不貴。那匹川馬也是一百兩銀子

買的。雖然好。那里及得他來。但不知幾歲口了。希真道。我看過八

歲口了。又笑道。你便怎的相得準。我且去箭園裏放個轡頭看。試

試你的眼力。何如。麗卿搖手道。此刻還騎他不得。何等愛惜。此刻他正

落膘。勉強騎必然騎壞。反不如那匹川馬。昌黎所謂雖欲與

好水草好米料將息。他到十來日再多溜他幾轉。那時孩兒騎上

他。出個轡頭來。叫爹爹看。便攬在自己身上。極力保舉。妙絕。愛

蕩陽志 卷之三

倒地百拜而已。呼馬為他連片叫去。親熱之甚。絕倒。希真笑道。你倒好去做馬保了。

天晚了我且牽到箭園馬房裏去。好好喂養。我得這副腳力。緩急

可靠矣。少陵所謂真堪託死生也。就把用剩的銀兩。仍交麗卿收好了。細自己

牽馬到後面拴好了料。讀者方欲看這馬如何好處。卻偏頭在

走出來。只見蒼頭來回道。高衙內來回拜說。不了。那衙內已先進

來。將着高俅的名帖。說道。家父因官家議論。討梁山的軍務。國事

在身。不能親來。特着孩兒回拜。陳希真道。什麼道理。反要衙內勞

步。且裏面坐地。希真叫道。卿兒。你的哥哥來了。麗卿在樓上應了

一聲。好一歇慢慢地下來。聽見馬來便飛跑不迭。聽見哥哥來

而不如相見了。希真便以酒食相待。教女兒一同相陪說話。聞高

衙內看那軒亭精雅稱讚了一回。只見那壁上懸着一口寶劍。

而便問道：這口劍可是賢妹的希真道正是一匹名馬之後接連。

墨忙煞蓋作者要出色寫出一員女將又不肯蹈襲從前習套。然

女將一時不能多着筆，卻將一匹馬一口劍一副弓箭一枝鎗，寫

得盡致。而女將自衙內便要看。寶劍梅氣，裏編寫北固橋人所

顯此渲染法也。希真自去取來，與白牽馬同到席上看時，只見那劍鞘上細

絲繚結着，上面赤金嵌出青罇兩個字，鞘上又墜着蝴蝶結子，雙

歧杏黃回鬚捲毛獅子吞口劍，鞘上裹着綠沙魚皮菜花銅螭虎

紋，鏤上面有十四個字道：秋水銛寒，鵬鵠膏虹光，鐔吐蓮花，質也

是赤金嵌的。希真便把那口劍抽出一段來，與高衙內

看，只見那高衙內打了個寒噤，覺得那股冷氣夾臉。

蕩寇志

卷之三

的噴出來，毛髮皆豎，看那鋒刃時，乃是四指開鋒，一指厚的春梁

鏡面也似的明亮，遠望卻是一汪水，照耀得人的臉都青了，連靴

共重七觔四兩，長四尺二寸。高衙內問道：乾爺，你這口

劍是那里買來的？希真道：那里去買，這是老漢祖上留下來

一段寫寶劍來歷。這劍砍銅剝鐵，如削竹木。我祖上隨真宗皇

帝征討澶淵，帶去邊庭上，不知出過了多少人。這劍歸

家後，便寫得寶劍是活物。但逢陰雨天，他便嘯響，精采老漢幼

時聽得先祖說那幾年這劍懸掛的所在，燈下往往見有人影立

着，怕人細看，卻又不見。又那嘯響時，往往躍出鞘外。近年來想是

那些精靈也漸漸銷散了。這些景象亦不多見。

劍精。我這個癡了頭。方寫到寶劍題位。就把他當做性命一般。放在他牀

裏面。陪着他睡。佳人寶劍又一齊寫出。真是絕倒。自來寫佳人

不會打做一片爽。做一處。只在綉閣蘭房寫名馬寫寶劍。只在沙場戰陣從

者。卽有之。那得如此精采。今日因鞘上有些損壞。方纔修好了。所

以掛在這里。衙內道。妹子你既這般好。他諒必舞得更好。便請舞

一回。何如。嗟乎麗卿何等入耶。寶劍何等器耶。麗卿舞寶劍又何

所不能無。豈容狗彘賞玩耶。不知理之所不容。有而勢之

亦不得已也。救下文只淡淡過過。麗卿笑道。刀劍是殺人的勾

當有什麼好看。又不是謙。又不是傲。又極闊大。又極風韻。實寫得

不知爲何入麗卿口中。卻又是高衙內道。好妹妹。不要着我喫碰

一。樣色。淫化。確壯。爲孌娜大奇。高衙內道。好妹妹。不要着我喫碰

希真道。我兒。既是哥哥恁地說。你就舞了一回罷。麗卿喫催。逼不

過。只得立起身來。一挽起袖子。二層。卻不去鞘裏抽出那口劍

來。三層。走下階簷。四層。開了一個四門。淡。高衙內夾着一雙眼。看着麗

卿。連珠箭的喝采。麗卿舞罷。把來插入鞘內。淡。交付養娘。捧去樓

上。收了。淡。放下袖子。仍去坐了。淡。高衙內道。端的舞得好。希真笑

道。衙內汚眼。當時又喫了幾杯。希真又引衙內到軒後。看了一回。

也有些假。山湖水花木之類。右手一帶。曲折遊廊。天色已晚。高衙

內辭了回去。此一段高衙內來。原是爲寫寶劍寶劍寫畢。當時收

視之。馬相比用筆。殺。令人看。不出。馬可以借。話。休絮煩。自此

以後。衙內日日到希真家來。時常送些衣服。玩好。飲食之類。希真

便將酒食待他。只陪住他。不去應酬別事。衙內有時也歇在希真

家。更一從不教女兒迴避。那麗卿打起精神。只和親兄妹一般看

筆。

承片言微笑都不苟。且那衙內看得那麗卿吹彈得破的龐兒。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只礙着這老兒夾在中間討厭。有時故意說些風話挑撥。希真一面顧着女兒的顏色。一面把閒話架開去。妙那麗卿只記着他父親吩咐的言語。捺住那股氣。妙衙內只管去催孫薛二人來說親。二人只勸衙內再寬耐幾日。更好。不覺已是八九日了。希真對女兒道。我的都錄大法。又磨去了一大半日子。那厮卻不來說起親事。卻更妙。再挨到幾日。功程圓滿。得空就走他娘。寫希真只圖脫身。原無報仇意。麗卿道。孩兒也。巴不得快快過去。實在受不得了。希真道。好兒子。再是一兩日。你只推身子不安。去迴避了罷。妙說着話。高衙內又到。希真接他進來。那衙內將着一塊碧玉。

蕩寇志

卷之三

三

禁步一顆珠子說道。送與賢妹添妝。希真笑道。怎麼只管要你費錢。叫麗卿謝了收去。衙內道。自家兄妹謝什麼。那一日。大家說說笑笑。少不得又是喫酒。剛至半酣。蒼頭進來回道。外面張老爺來辭行。老爺說要會他。已請進廳上了。希真道。我曉得了。你只顧自去。我就出來。深恐蒼頭走漏消息。然已露出辭行二字。希真忙換了件道袍。說道。你二人寬喫兩杯。我會客就來。吩咐養娘道。你小心伏侍。不許走開。忙走出廳上去了。那衙內見老兒已去。放心大膽笑迷迷的。只管訂住了麗卿看。此時衙內卻大便宜。準備後來苦着。麗卿喫他看不過。也笑了一面。把頭低了去。衙內喫他那一笑。弄得七魄落地。三魂升天。骨頭酥軟。了一時色膽如天。讀者至此。必道是做出來。卻並不。然。作者只爲下文箭圍一役作地耳。便將右腳

桌底下來勾麗卿的腳耐耐那張八仙桌子生得潤絕倒。向

天下焉有生成之桌子又豈有成心阻人之桌子哉麗卿那雙腳又縮在椅子邊卻勾不着

無意中寫出麗卿端莊。忽起忽落高衙內叫聲妹子又另起我和你到軒後假山

洞裏去要看麗卿道不過如此有甚好看哥哥自己也好去並非

不認得絕倒要卿奉陪衙內道聽得妹子的箭圈十分好哥哥卻

不會見何不領我去看看法衙內真是賊麗卿道且待爹爹來

一同去落落衙內見他只不動身便對養娘道又另起你去把酒

燙燙來養娘捧着壺道酒還火熱燙他怎的絕倒。雖是格道主

的小衙內道妹子你的酒冷了我與你換一面說一面把麗卿面

前酒杯內的殘酒搶來一飲而盡去養娘手裏取那壺花花花的

遺物志

卷之三

古

滿斟一杯先自己嚐了嚐地雙手捧與麗卿道妹子你嚐嚐哥哥

的這杯熱酒難那麗卿已是坐不穩了又喫他這一撥那里再忍

得便霍的立起身來筆勢如風那兩朵紅雲夾耳根泛上來恨不

得一把抓來摔殺他起潮湧轉一念記起父親的千叮萬囑

只得捺了又捺的捺下去好麗卿寫來不惟不是李蓮走去外邊

那樁上坐着低了頭且並不是林冲不是楊志只顧喫

酒還只道他怕羞也隨手希真送那客去了急轉後軒只見女兒

坐在一邊先看見衙內獨自喫酒見希真來起身道乾爺請坐不

麗卿走身妙希真道我兒何不陪你哥哥喫杯卻在外邊坐地我兒連

我見情知哥哥已是一家人不要只管這般生刺刺地麗卿半響半

妙說道。哥哥要與孩兒把盞。要典不敢當他的故而讓開說罷仍

起身入席。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寫麗卿從父命養父志實

分麗卿道。反是麗卿爹爹哥哥說要到箭園裏去耍子。看他反極

好麗先開口妙希真道最好我們何不就移杯盤到箭廳上去。已運動三人

正要立起身只見蒼頭來稟道太尉府裏差一個體己人來請衙

內快回去說有要緊事。此一截大妙無此則三人同到箭園衙內

不清於文則重複無味且箭園正文也假山湖石開。希真道既然

支也夾雜齊寫賓主不分矣。卻又運動下篇妙。尊大人有正事衙內且請自便過日再見那箭園內桃花還沒謝

哩。繳到箭園遞衙內道孩兒也不喫飯了就此告辭。何必喫飯然

落隨手。補之希真送了衙內轉來問女兒道方纔那厮可說甚麼麗卿

蕩蕩寇志 卷之三 五

搖着頭道不說甚。好麗卿蓋言之則恐傷父志或方纔廳上甚麼

客爹爹去陪這半日。不便終計不如不說卻又省筆希真道就是到沂州府去

的那張百戶我託他帶那信。說過者我兒將來那厮再來你竟

迴避罷我有話支吾。此處用麗卿已畢故善刀而希真道就是到沂州府去

老子前去完結了那件事。必註明甚麼事便自己去叫孫高薛寶兩

個到面前道我要死了看來這命不久矣。文奇孫薛二人道衙內怎

說這話衙內道這話這話你兩個全不替我分憂他索性不肯我

也斷了念。用筆許多日子只叫我去乾嫖。奇引得那雌兒睡夢裏

都也入韻。奇真真好媒好婿。奇世奇文我沒處消遣只好把

些箇道要更料只叫蓋。妙不荒當出已不同雲泥如此正

是與殺點心當不得飯。奇語魚兒掛鼻貓兒叫瘦。奇語你兩個到底怎

地。兩個沒腦子慌忙說道。衙內息怒。並不是我二人不當心。只是

這節事。不得不如此。長線放遠鷓兒。今衙內這般說。我二人便去

管取成功。衙內道。好呀。我平日又不待你們錯。那衙內覺得小便

處有些瀉痛。到裏面去了。絕倒件事。每以道學自負。乃亦作此等語。耶。意其欲效鑄鼎象物乎。這雨

個沒腦子飛也似的。到希真家裏。見了希真。希真問道。二位少陪

兩個齊說道。正是多日不來親近。今日一則來候候。一則有件正

經事。希真道。甚麼事。二人道。替令愛姑娘說一頭媒。不知肯俯允

否。希真笑道。感謝二位。想二位說的諒必不錯。但不知是那一家。故意問

孫高道。提轄試猜猜看。故意探希真把眼泛了一泛。做笑

道。我怕猜不着。莫不是我那乾兒子仰之彌。希真亦會猜脚語。可謂未能免俗。二

人呵呵大笑道。你老人家真是神仙。便是這頭親事。何如。陳希真

道。我聽說衙內已有兩房正室夫人。卻又要小女做甚。似有難意。用筆飄忽。

孫高道。提轄聽稟。那衙內雖有兩房正室。他卻頂着三房香火。口隨

亂糟天下媒。太尉是第二房。那兩位一位是大房的。一位是三房的。

的。只有太尉這第二房。還不會定。不會見兩頭跳。起中間漏落。提轄若肯俯允

令愛。便是太尉的親媳婦。以勢利動之。比那兩位不同。寫小人富貴遺其親筆底如鏡。

但不知尊意若何。希真道。實不瞞二位說。這頭親老漢甚是願意。

但與太尉貴賤不敵。奈何。孫高道。提轄休說這話。太尉與提轄心

腹至交。豈可因貴賤而論。只求台允。太尉那有不喜。希真道。如此

說深仗二位大力。但只是老漢尙有三件事。並非勸措。妙妙若太尉

依得。莫說這個了頭。便是十個女兒。我也送上。妙妙如不能依。休怪

老漢執拗。卻是不肯。反作一孫薛二人道。請教希真道。一件是不

必說。太尉定依得。我老漢又無男兒。只靠這個女兒。衙內既與我

做女婿。便要他把我做親爺看待。我後半世就靠着。他孫薛二人

道。這事不難。第二件。小女雖是第三次進他的門。孫高說第二位

參差懸聞知得衙內就要銓選知府。伏下曹州府一篇那副恭人

紫諾。卻要先把與小女。第三件。老漢姓好靜養。太尉那後花園內

的那座虛明閣。須要送我安居。這三件事。若半件兒不依。休提。王

伐楚在秦王前索名園田宅甚侈以孫薛二人商量道。這事我們

難好做。且去稟過太尉定奪。二人辭去對衙內說了。衙內歡喜

得個獅子滾繡毬。寄便道。有何依不得。有何依不得。只是一件事

我在這里不樂。層層二人問道。甚事。衙內道。那雌兒的臉好像撒

過霜的。裝呆搭癡。恐他不省得風流。取來卻不淘氣。一筆我足連

耐煩衙內之不得。手把引好賣。俏格入。孫高道。非也。衙內你不曉

得他是清白人家女兒。借孫高口那肯同那三瓦四舍的奉迎他

既與你做夫妻。自然又是一樣。衙內女娘們。須要這般穩重的好

此一段。取出麗卿不。衙內便引他二人同去稟了高俅。高俅道。那

兩件都應了他。只他要我的虛明閣。且去虛應着。等過了門。再商

寫高俅一。衙內大喜。便叫孫薛二人去回報了希真。就在他那首

選日子。我在這里等信。二人去了兩個時辰轉來道。事已妥洽。那

陳老希說道。日子太遲。恐怕天熱。照定四月。反慮其遲妙。太近。他又耍趕辦。

些粧奩。揀定了四月初四日下聘。初十日合卷。高俅道。如此甚好。

到底你們兩個會幹事。叫備酒筵。先謝二位大媒。當日高俅叫衙

內陪他二人飲酒。至夜。二人謝了歸家。不說那薛寶。單說那孫高

喫得酩酊爛醉。回到家裏。方纔坐下。蒼頭稟道。大老爺回來了。何人

方纔到得。孫高聽得一個蠅躡立起來道。快請來敘話。寫其商量。非寫其友。

梯也。原來那孫高排行第二。他還有個哥子。叫做孫靜。為人極有機

謀。渾身是計。又深曉兵法。凡有那戰陣營務之事件。件識得。只是

存心不正。一味貨綠高俅。是高俅手下第一個篋片。大書。特書。凡是高

蕩寇志 卷之三

大

依作惡害人之事。都與他商量。但是他定的主意。再無錯着。因此

高俅喜歡他。提拔他做到推官之職。他卻不去就任。只在高俅府

裏串打些浮頭食。詐些油水。過日子。高俅也捨不得他去。京城裏

無一個不怕他。都叫他做孫刺猬。那日因奉高俅的鈞旨。到歸德

府公幹。方回。天色已夜。不便進府。當晚兩兄弟見了。各說些寒溫。

孫靜道。近日高府裏沒甚事。庶孫高道。沒甚大事。只是我今日與

他兒了張了一頭雌兒。不要輕口薄舌。小心顧着耳朶。卻甚順利。一弄就成。少不

得有些謝我。孫高主意。孫靜便問是誰家的孫高。把陳希真那節事。從

頭至尾說了一遍。孫靜聽罷。搖着頭道。你且慢歡喜。這事懸危。賊

其中必有詐。賊。這是唱籌量沙的計。賊。賊。賊。陳希真辛辛若若。若若做

請者 孫高沉吟半響道。這計我卻擬不出。莫不成叫他女兒做甚。

歹事害人。孫靜道。他也不能害人。只不過高飛遠走而已。你們空

費氣力。張羅一番。喫人嘲笑。孫靜作難為此非。且待我明日見高

俅時。當面滴滴奉承背後直。點破了他。再設一個法兒。與你何管

教他插翅也飛不去。今日你醉了。且去睡。明日我對你說。此篇住

不知孫靜定出甚計。且看下回分解。法最妙

范金門曰。或曰。仲華之寫郭英。非寫郭英也。寫棗騮也。非寫

棗騮也。寫麗卿也。且並非寫麗卿也。仲華自寫也。而余則曰

仲華之人。吾親過之矣。至於麗卿也。棗騮也。吾雖不遇之。而

得於紙上見聞之矣。而何以獨彼郭公者。但聞其願沒草料

蕩舟志 卷之三

尤

餓死他。也不肯賣數語。其生平之鬚眉磬欬。竟如海客之談

瀛洲。微杏而不能求。即

寫名馬之後。接寫寶劍。當中並不畧停一筆。才力噴薄。有東

岱與雲西嶽吐霞之勢。而筆墨又不重複。寫棗騮純是沉鬱

寫青錚純是渾稚。其不同一。寫棗騮則凌空着筆。寫青錚則

實實清註。句法全別。其不同二。寫棗騮卻借郭英郭娘子陳

希真麗卿渲染烘托。而於棗騮本身不着一點墨。其不同三。

寫青錚只就本身鋪張。不借一人一物襯托。而希真麗卿高

情內之神。反綠青錚而畢露其不同四。

到孫靜料破希真處。雖醉眼倦卧。豁然驚醒。此等跳脫之

